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就爱无情郎



台湾·台中——世上就是有这样母亲和女儿的组合。

温柔贤淑的母亲急着为小姑独处的女儿寻觅婚事，而老大不小的女儿则一副事不关己、急死太监的意兴阑珊样。

“依依啊，妈妈前几天帮你介绍的陈氏企业公子有什么不好，你为什么非要回绝人家的邀约？害得今天陈妈妈从美国打电话来，要我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莫母直闯女儿闺房，顾不得宝贝女儿正在补眠，一把掀起她身上的暖被。

“妈，拜托，我很累，你不要一早就跑来烦我。”莫依依抢回被子，连眼也懒得睁。

“都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，你好意思说这种话。”莫母不悦地在床沿坐下。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是我平常的睡觉时间，我画稿画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上床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”身为漫画家的莫依依，语中夹着相当程度的倦意。

“不行，你得先把话说清楚，不然，你别想好好睡。”莫母重新掀起她覆在脸上的棉被。

“好啦好啦，就让你慢慢问……”她勉强睁开惺忪的眼，心不甘情不愿投降。

“给我坐起来，你这种懒散样子，别说是已经相十次亲了，就算是再好的男人也会被你吓跑。”莫母对她的马虎态度感到无奈。

“反正我不急着结婚，有没有男人无所谓。”莫依依显然不苟同母亲的看法。

“就是你这种无所谓态度，男方才会认为我们莫家没有诚意。”莫母没好气地责备。

“人家陈公子对你可是很欣赏，他说现在这种社会像你这么单纯又有思想的女孩子已经很少见了，所以他真诚地想先和你做个朋友，看看合不合适再说。人家是哪里不如你意，你昨天干么在电话上回绝人家？”“昨天那家伙有打电话给我吗？”她抱着枕头回想了下。好象是有那么一回事，当时她正忙着画草稿，边讲电话边画。

“依依，你连陈公子有没有打电话都会忘记？你……”莫母气得结舌。

“妈，陈建国那家伙是个很无趣的人耶，名字俗气也就罢了，谈话内容更是毫无情趣可言，才第一次见面，他就一直谈着他的理想抱负、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理念，最糟的是他讲了半天，我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做哪一行的。与其跟这种人交往约会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抱着史奴比睡觉。”她重新躺下去。

不行了，她困得撑不下去。

“陈公子可是难得的青年才俊、企业菁英，陈伯伯名下的所有企业，将来都是交棒给他，你要是嫁过去，就是现成的少奶奶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”

“妈，我们家的财力也不输陈氏啊，我待在这个家一样不愁吃不愁穿，就算不是别人家的少奶奶，至少也是个莫家千金，何必去沾惹那一身不必要的鱼腥味？”她已懒得再跟母亲争辩。

相同的话题和争论重演过太多次，她的婚姻大事一直是她和母亲问的导火线。

“你把结婚当作上菜市场买鱼？依依，是不是我和你爸爸让你的生活过得太舒适，造成你过度依赖家里？你要知道，爸妈可是没办法照顾你一辈子的。”莫母很疼这唯一的宝贝女儿，就因为太宠爱了，才养成她太过依赖父母的习惯。

“就是因为知道没办法和爸妈永远在一起，所以才希望能够晚一点嫁出去嘛。”她拉着母亲的手撒娇。

“你啊，如果能够靠自己找到男朋友是再好也不过了，只可惜你的工作环境太封闭，才会让爸妈这样为你着急，不然你到爸爸公司去当个文书什么的，至少也可以多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啊！”被她一撒娇，莫母就没辙。

“妈，我才二十六岁，终身大事还可以拖个两、三年，你不要再啰哩叭唆了。”她微皱柳眉，整个人缩窝在温暖被中。

“依依，妈妈真的觉得那个陈建国不错，我已经邀他今天晚上到家里吃便饭，你得把晚餐时间挪出来喔。”莫母先斩后奏，依不得她。

“妈……拜托，人家正在赶稿耶。我哪有美国时间陪那个大少爷吃晚饭？不要啦……”她低声哀嚎，无力地瘫在床上。

又来了，要是母亲每个星期都玩同样的把戏，这个家她快待不下去了。

“我管你，反正你今晚一定得下楼来吃饭，要不然我会要你爸爸不准你再走漫画家这行业。”她掀开棉被，板着脸郑重地对莫依依威胁道。

“好啦，随便你了。”莫依依挥挥手，双手一掀，重重将被子蒙上，决计不再理会母亲的唠叨。她暗下决定，等画完这回连载，她一定要出走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住上一年半载。

近半年来，被母亲半强迫的相了十次亲，对象都是和父亲一样的商界人士后代。那种一成不变的职业领域和成长模式，老实说，真令人感到厌恶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在台湾这种不健全不成熟的漫画环境中，她好不容易成为所谓的漫画家，获得众多读者和出版商的认同。她可不希望嫁为人妇后，得被迫放弃这项兴趣兼工作，成为母亲口中的豪门少奶奶。

十场相亲饭局下来，她和那些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第二、三代见了面，也吃了饭，更谈了不少话。

结局是令人泄气的。

那些企业大少们把她用心经营的漫画家职业认为是玩票也就算了，最糟的是，他们一致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能够专心顾家、养儿育女，对内做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、对外则是带得上台面、光鲜亮丽的企业少奶奶。

问题就在这儿，要她过着那种被男方家族牵着鼻子走、毫无自我空间的婚姻生活，不如要她死了算了。与其让她的灵魂被活生生软禁，她宁可如现在这般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

虽然父母的美满婚姻生活，曾经让她一度向往过所谓的婚姻及爱情。

但……现实是残酷的，在经历过学生时代一次刻骨铭心的不成熟初恋之后，她对梦幻似的童话爱情完全改观，也明白爱情的真正面目并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

当她明白幸福快乐的背后，必须由不安、猜疑、痛苦、泪水……等等的心碎过程构筑而成，对于所谓的爱情，她便开始敬而远之。更何况，不是每个恋情都能够有个美好结局，付出这些必需代价后，许多恋情依旧不得完

满。

年少轻狂时的山盟海誓、爱恨情仇，让她从此不再轻易交付真心。这不是自私，只是她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罢了。

已记不得多久没有谈过感情了。现在，爱情对她来说，是民生必需品外的奢侈品，可有可无。要了，只怕无法真心以待，这对对方并不公平；不要，却又得忍受父母的唠叨和周遭亲友的关爱眼光。在两难中，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了四个年头。

一晃眼，她竟也二十六岁了。

辗转反侧的疲倦中，伴着她无法入眠的，竟是那段已经模糊不堪的初恋回忆。

东京·田园调布区——“太好了，果然和之前所想象的一样，有个有钱人的好朋友真不赖。”将车钱付给出租车司机后，莫依依提着行李，抬头望向眼前那一栋又一栋的高级洋房。

不愧是全日本房价最贵的高级住宅，充满日本精致及欧美豪华的气派风格。能够住在这一区的日本有钱人，若不是政商界的顶尖人物，也必定是热门抢手的影歌星人物。

虽然莫家在台湾也小有财富，但要生性节俭、白手起家的爸爸买一栋这种豪宅，恐怕也得等到下辈子，真不知住在这儿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？莫依依一脸好奇地打量周遭的陌生环境。

刚刚从机场一路搭出租车过来，也没见到几个路人走在街上，大家都是一辆又一辆的双B及保时捷呼啸而过。看来，这里的住户有钱到人手一车，难怪当她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到田园布调区时，司机先生回以一个相当诧异的神情。

“来这里真是来对了，不但可以摆脱妈妈的啰唆，还可以顺便让陈建国那不要脸的家伙死心，一举数得！”她举臂欢呼，拉着一大箱的行李，缓步走到一家洋房前。

田园调布区的房价虽是日本之冠，然而并非每一间豪宅占地都相当广阔，有的房大地大，花园、泳池、网球场一应俱全，有的则是精巧雅致，除小花园外，泳池、球场皆无，住户们只能到健身房去过过瘾。

莫依依站在青铜雕花门栏前，后悔刚刚开心得太早，跟朋友借来的这间“豪宅”，显然属于后者，所谓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型的小豪宅。而且该死的是，或许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了，从外观看去，这屋子竟有种阴森恐怖的荒废之感。屋外杂草丛生不说，就连小花园的老树上，竟还有乌鸦栖息。而那些可怕的乌鸦，还以一种相当邪恶的视线往下俯看，仿佛在讥笑她。

不会吧……莫依依大感不妙。这种高级住宅区，怎么会有像鬼屋般的“豪宅”，一滴冷汗自她额上滑下，双手掌心瞬间凉了大半。

“你找人吗？那房子的主人已搬到台湾，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。”一个春风般的声音活生生将她自震惊中拉回现实。

视线自荒废的屋子一拉，重新落在声音来源处。

一个长发及肩的男人，手中拿着水管，身上穿著水蓝色工作服，站在距离不远的隔壁花园里。

“豪华鬼屋”隔壁的这栋洋房同样属于小巧精致型，两家之间的距离不很远，最窄处仅以彼此的花园相间隔。

“空……邦……哇……”对方流利的日文让她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，只能流冷汗傻笑兼卖弄烂日文。

听到她生涩的日语，再笨的人也不会重复第二次日文。

任无情打量她一会儿，改以流利的英语。“你是台湾人？”他的神情是温和平静的。

她点头，还好她的英语没有还给英文老师。

听他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，她这才开始正眼注意起他。

这个男人八成是隔壁的工人吧，一身简单的白衣蓝裤。长得挺高的，脸蛋也不赖，待人更是和气，真可惜了他蓝领阶级身分。不愧是高级住宅区的特殊风格，就连整理花园的工人也一口流利英文。

“这幢房子已经空了很久，你该不会是要住进来吧？”他见她脚边的那一大箱行李，随口问起。

这次是相当标准的中国话。

“原来你会说国语，早说嘛！”她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“离家出走”的她是不可能立刻回台湾的，如果这间破烂豪宅真的不适合人住，她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还好隔壁邻居的工人会说国语，聊胜于无。

“你需要帮忙吗？”他望了望手表，心里挂念着刚刚烤好的番瓜派。

“其实也没有啦，只是很开心在这里见到会说同样语言的人罢了。”见到这男人后，她立刻取消打退堂鼓的念头。

事到如今，也无路可退，截稿日迫在眉睫，她也没有时间可以反悔了。

一星期后，她得交出二十四页的黑白稿和一张封面彩稿。一想到非人的工作量，她咬紧牙根掏出钥匙。想想，从小到大，她还不曾一个人独处过，在父母亲用心呵护下，她从未一个人在外头留宿过，即便毕业旅行，也都是跟朋友们住在一起。

打开门口的小小矮栏后，她重新拖起大行李箱，往小花园的碎石道走去。

“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从厨房窗口喊一声就行了。”他细心交代完，随即放下手中的透明水管，并将之卷好，之后快步的走进屋内。

“人还不错嘛，不知道这家的屋主长得什么样子？说不定是哪个日本工商大老。”她的想象在任无情进屋后戛然而止。

将视线重新定在往后她得暂栖的地方，挫败感油然而生。

“至少每个星期请别人来打扫整理一次嘛。”她望着荒废的花园，不禁抱怨起来。

草坪和花园看得出来有人整理过，可能是社区委员会为了维持一定的社区水准，不允许这种地方有杂草乱生的脏样。但和隔壁花团锦簇的美丽景致比较起来，这里的花园景观真是荒凉得可怜。

“唉，真是交友不慎，亏她还好意思跟我收一个月五万块台币的房租。”她低叹一声，大有误上贼船之感。

这屋子是她跟住在台湾的日本好友朵拉租来的，几天前知道朵拉家在日本有栋房子空着，她二话不说立刻跟对方租下，没想到这屋子的状况跟她所期待的有着严重落差。

打开门锁，将行李箱拖进玄关之后，她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房内的摆设没有想象中的糟，大致都还维持一个家的样子。只是年久失修，除了灰尘、蜘蛛网满布外，地板还有些地方充满水渍。

寻着水迹走去，一路来到厨房，这才发现漏水的罪魁祸首是厨房的水龙头。

也不知是谁把水栓堵上的，一滴又一滴的漏水流满水槽后，便外溢到厨房地板，之后流到客厅，湿了所有原木地板不说，就连平铺在地的高级地毯也一并遭殃。

“回去后，我一定要找她算帐。”她望着一团糟的厨房，气得直发抖。这种地方根本没法子住人，等她把这栋破豪宅整顿完毕，她的交稿日也差不多到期了。

她捏着鼻子，一步步地走到水槽旁，准备把橡胶水栓拉起。谁知，手才一探入长满青苔的水槽中，尖叫声随之而起：“救……救……命啊！”尖叫过后，紧接着是发不出声的颤抖。一个不小心，没注意到滑脚的湿地板，整个人随之滑倒……“怎么回事？”待任无情闻声来到厨房，她整个人已滑倒在地，湿了一身。

“有……老鼠和死蟑螂……”她指着水槽，长满青苔的水面上果然飘着几只四脚朝天的黑棕色蟑螂。至于老鼠，他倒是没瞧见半只。

“要不要紧？”抽回视线，他弯下身来，扶起一身狼狈的她。

“没有比现在更糟了。”她哭丧着脸，浑身湿答答的。

“这个屋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”任无情环顾四周，打量起这间以前经常拜访的邻宅。

“完了，这样子我要怎么住下去……”好不容易被他搀扶起来，一想到茫然的未来，脚一软，又不由自主地蹲坐下去。

“小姐，或许卧房没有你想象中的糟。我刚刚进来时，发觉大厅的状况尚可，只要打扫一下就可以了。”他很好心地安慰道。

“不了，我不想再受刺激了。”她挥挥手，没有勇气去承受第二次刺激。

“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糟啊。”他温和地鼓励着。

见她可怜兮兮地坐在地板上，宛如一个大孩子般任性率真，不由得心生怜惜。

“我很差劲对不对，禁不起一点点挫折。”她哭丧着脸，只差没掉下眼泪。

“任何女孩子遇到你这种状况，都会有这种反应的。来，我陪你到二楼去看看。”他拉起她，替她拧去长裙上的水滴。

“我不该来的……”有他的鼓励，她总算肯面对现实。于是在他的带领下，两人走上楼阶。

“你好象对这屋子很熟，以前你来过？”跟着他的脚步，她的衣服一路滴水滴到二楼。

“我们家 and 这屋子的主人是三十年的老邻居了，以前常来他家作客。”任无情简单地回答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她点点头，望着他高挑的健硕背影，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。

这个男人和她之前所认识的其它男人完全不同，没有虚假的笑容，也没有造作的言谈。

从刚刚碰见他开始，他的语气和表情总是不冷不热，没有耀眼的笑容，也没有多出的热情，总是刚刚好的，让人感受到他平静温和的气息。

这么多年来，这是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，这种类型的男人是她从未接触过的，和那些大企业的小开迥然不同，或许她可以把他的外貌和个性 A 来当下部漫画的男主角。

“我说吧，这卧房没有你想象中的糟糕。”他领着她来到二楼主卧室，一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蓝白色系的大套房，有大大的双人床、大大的梳妆台，一体成型的桃木衣柜以及一套相当豪华的卫浴设备。

“这房间还保存得相当好，除了有些讨厌的灰尘外。”她相当惊喜地走进房内，蓝白色系的地中海装潢是她最喜爱的色调和风格，身在其中，整个人好似度假般悠闲和轻松。

“花个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整间屋子整理得很干净。”他随手打开紧闭的阳台落地窗户，让新鲜空气流进。

从这间主卧房望出去，正好和任家的主卧房相对。当初双方长辈在设计房屋蓝图时，用的即是同一款造型，除了左右相反外，两栋房子大体来说是同一个样的，就像双并别墅般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只要有一间房间让我窝着就行了，我不打算动用客厅和厨房。”她跟着来到露天阳台，同他站在身旁。

来到他身边，她才发现他真的好高，至少多出她二十公分。

“不用厨房，你怎么解决三餐？”他低头问。

“可以叫外送啊，要不然到超市买些现成便当也行。”她耸耸肩，一副有何不可的俏样。

反正她又不会煮饭做菜，要厨房有屁用？再说也没有客人会来拜访，客厅无用武之地，也省去打扫整理了。

“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人吃的。”他没有表情，只是淡淡地带过。

“是比不上家里的厨子煮的，不过至少能填饱肚子，不会饿死人。”吃的方面她有心理准备，反正这屋子的状况让她不打算久留此地，饿一下肚子就当免费减肥算了。

“这里的电话早已经断线，如果你没有行动电话，可能不方便叫外送喔。”对她天真的想法，他没有多加批评。

眼前这小女人显然没吃过什么苦，单纯的想法、天真的任性、善良的信赖以及名贵的衣饰，这些特质加起来，已具备一个千金小姐的基本雏型。

“没电话没关系，我有行动电话，而且还有国际漫游。”她开心地拿出背包中的大哥大，得意地秀给他看。

这一点她早想到了，她才没那么粗心大意呢，没有电话，她根本活不下去。

“台湾的电信系统和日本的规格完全不一样，你那只电话没有经过换机手续，根本无用。”这番话，深深打击了她的信心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不相信，随便拨了几个号码，话机果然完全收不到信号。

讨厌！她泄气极了。

“要是没电话，就连叫出租车也没办法，在这里没车代步的话，样样不方便。为了避免饿死起见，你还是早一点回台湾去吧！”他冷淡的善意在莫依依耳中听来，却是无比刺耳。

“我……才不回台湾呢，打死我都不回去。”她被他一激，垂头丧气立刻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好强的倔强和勇气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住下来吧！”他不多话，准备转身离开。

“等等，我刚刚在厨房尖叫跌倒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赶过来了？”她若不问心底不快。

“我刚刚好烤了一块番瓜派，心想你刚迁入，于是顺便带了块过来当作

礼物，才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你的尖叫声了。”他答道。

“那么那块番瓜派呢？”她吞了吞口水。从下飞机后，她就没吃半口食物，肚子正饿得发昏呢！

“我随手不知搁在哪里了，可能是客厅茶几上吧...”他刚刚忙着冲进厨房，一下子记不得了。

“我去看看！”她的脚步比他还快，一下子便来到一楼大厅。

映入眼底的，是她最不愿见到的景象。

五、六只又黑又肥的老鼠，正肆无忌惮的围在盘子上剿食。她的番瓜派.....莫依依咬着唇，恨死了这些畜生。

“看来你的晚餐没有着落了。”他取笑似地通过客厅，缓步走至玄关口。

“等等，这些老鼠怎么办？”她僵着身子站在原地，根本不敢通过客厅。

“等吃完番瓜派，它们自然会一哄而散。”“不要啦，我的行李箱还在玄关，这样子我没办法通过客厅。”见他就要离开，她竟有些心慌。

“我叫你乖乖回家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他回过头，仅淡淡地扫她一眼。

“喂，喂，不要走啦，至少帮我把行李搬过来好不好？”她压低姿态，以恳求的语气哀道。

“没有本事，就不要随便离家出走。”他没有拒绝她的请求，一手提起重重的行李。

啧啧！没想到他人高高瘦瘦的，力气倒是不小。不像那些成天坐办公室的天之骄子，一个比一个虚弱，像重病的白斩鸡似的。

“谢谢你喔，还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他还算挺好心的，直接帮她把行李箱抬上二楼。

“任无情。”他没有回头，冷冷的声音自他嘴角进出。

“任无情？你的名字好特别。日本名字也有任这个姓氏吗？”她跟着他上楼。不但人特别，就连名字也相当特殊。

“我不是日本人，我在台湾出生。”放好行李后，他没有多留一刻的意愿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是同乡耶。你一个人在异乡做苦工，一定很辛苦吧！”她刻意拉近和他的距离，这男人性情虽不冷漠，但他的表情却温中带冷，属偏冷个性的男人。

“我可不把日本当作异乡，也不明白你所谓的做苦工。”他转身就走。

晚餐还没弄好，该是回去准备的时候了。再拖下去，无仇和无恨就会肚子饿得哇哇叫。

“喂！喂！”见他无情地下楼离去，她唤也唤不回，不禁深感挫败。

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对她如此冷淡，那个男人明明给人一种开朗感觉，不该是这种冷淡性格的，为什么他对她却是这种态度？难不成是因为彼此还很陌生，他的态度才既冷淡又拘谨？还是她的直觉错误.....饥饿的状态弄昏她的思考能力。

算了，不管如何，她还是先解决掉她的画稿再说。

一想到还有正经事等着她办，她立刻打开行李箱取出吃饭的家伙。至于今天的晚餐，就拿早上吃一半的杏仁奶酥饼干充饥吧。

“噢，隔壁那栋鬼屋有人住进去啦？”任无仇跷着二郎腿，坐在餐桌上。

二十九岁的任无仇为一专职广告模特儿，因近来过多绯闻，导致知名度及形象深受影响，不再走红的他目前赋闲家中，形同失业。

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不要动不动就说那间是鬼屋。”任无情端上最后一道菜后，冷声斥责。

“本来就是啊，如果不是闹鬼，隔壁干么放着这么贵的房子不住，全家搬回台湾，而且还一直放着，也不肖卖掉。”任无仇扒了几口饭，振振有词。

“现在景气不好，就算想卖也卖不掉。”准备好晚餐，无情望了望墙上的时钟，都已经七点多了，无恨怎么还没回来？“如果不是新屋主，现在是谁在屋子里？难不成是旧邻居又从台湾搬回来了？”他下服气地反问。

饭厅就厨房隔壁，从这里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尽隔壁的状况，整栋屋子中，就只有二楼的主卧房亮着灯，其余楼层和房间皆是乌漆一片。

“别人的闲事别管太多。”他耳提面命道。“无恨最近回来得很不准时，他有没有说在忙些什么？”大学毕业后，无恨担任过几个月家教，之后飞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，不到两年便拿了一个MBA回来，今年二十七岁的他已内定为任氏企业的第二接班人，成为辅助老大任无恩的内定人选。

任老爷要无恨从基层干起，担任任氏百货的楼层稽查员，负责稽查每一门市的营运状况。

“还不是在忙百货公司的事情，年终快到了，可有得他忙了。”他幸灾乐祸地笑道。

“别光会在那里偷笑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已经两个月没有通告了，模特儿这行业你到底行不行？如果真的没有指望东山再起，你最好早一些想清楚未来的路。”他望着桌上多出来的一副碗筷，再转头瞄了下隔壁灯火通明的主卧房，心底有一份犹疑。

“凭我的优异条件，我当然有希望东山再起，这几个月的休息充电，也是经纪公司的意思。他们希望我避避风头，等有好广告或其它演出机会，他们再让我重新出发。”无仇向来没心眼，不但肠子一根通到底，就连嘴巴也不经大脑。

“经纪公司当然用这种委婉方式告知他们冷冻你的理由，难不成非得要他们直接开口，你才能听懂话底的意思？”对于弟弟天真的单方向思考，他直摇头。都已经二十九岁的大男人了，还傻呼呼地相信别人说的表面话，真愚蠢！

“他们若真想将我打入冷宫，直接告知一声就行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待在那种没有发展性的烂经纪公司。”嘴巴上说不信，心底却已在动摇。明天他要亲自跑一趟经纪公司，同他们问个清楚。

“你已经二十九岁了，应该找份正经事做做。”他提醒道。

“又来了，你不要每次吃饭就谈这种问题好不好？”他心烦地说。“检讨别人之前，你也该检讨你自己，我没出息、没长进，那你呢？又多有长进、多有出息？”他放下碗筷，索性不吃了。

“不要像个小孩子般的耍性子。”无情无视他的抗议，自顾自地吃饭。

“是啊，就因为你长我两岁，所以我一直忍气吞声，让你像老妈子般地管我、照顾我。告诉你，我受够了，要不是不想把爷爷气死，我一定第一个

搬出去住。”他离开座位，把门重重一甩，冲了出去。

望着他仅吃几口的饭碗，以及桌上几乎原封不动的菜肴，无情的神情瞬间转为落寞。

十五年来他兄代父母职，代替大哥二哥及逝去的父母亲照顾两位弟弟，这番苦心，难道也错了吗？

通常这种夜深人静的夜晚时刻，是莫依依精神最好的时候。

然而当一个人独自守在空荡荡的屋子，独生面对一盏凄冷的灯光时，那种因害怕而产生的巨大孤独感，实在足以把一个人吓得发疯。

还好她够镇静、够勇敢，从楼下客厅及厨房传来的莫名声响还吓不疯她，顶多只是令她害怕得死命握紧沾水笔，手却一直抖个不停。

“这样下去，根本画不下手……”她极力克制自己颤动的手，以免画出来的线条像鬼画符似的。

然而愈是要力求镇定，她的手愈是不听话。只要寂静的空气中稍有声响，她立刻吓得心惊胆战、花容失色。

一不小心，啪地一声，弄翻了桌上的墨水瓶，墨汁应声而倒，迅速流出，染满原稿纸。

“完了，毁了……”她几乎快哭出来了。

从刚刚磨到现在，草稿没完成半张，倒是把之前半个月心血结晶通通给毁了，这下可好，就算她不睡不吃连续工作，也完成不了三十六张的作品啊！

呜……呜……这个时候她真想一死百了算了。莫依依一边掉着泪，一边试图抢救那被满桌墨水毁掉的原稿。

她果然受到报应了，一定是老天爷不高兴她无理取闹离家出走，才故意处罚她的。

呜……呜……真是罪有应得。

她边哭，边拿着卫生纸擦拭，才擦到一半，带来的卫生纸便已耗尽。

现在她真的走投无路了……万一等下要上厕所，她该如何是好？等等！脑海中浮现的疑问在听到脚步声时凝住。

一声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清晰地传入耳中，这次她很肯定，这声音绝对不是老鼠或者蟑螂的杰作，而是货真价实人的脚步声或……鬼步声。

“我的天，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还没结过婚……还不想死……”惊吓过度的她已语无伦次，她整个人缩躲在梳妆台前，鸡皮疙瘩早已掉了满地，就连头发也僵直起来。

她紧闭着眼，不敢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实。她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脚步声在主卧房的门口停下来，还敲了好几下门，之后门锁缓缓被转动……妈啊……鬼还懂得敲门？她全身颤抖，早已泪流满面。那泪水是刚才为哀悼原稿而流的，此时此刻，她的神经全部僵硬掉，连掉泪都办不到。

不久她只听到脚步声走了进来，缓缓停在紧闭着眼的她面前。

走开走开，不要来找我，我不是故意要闯屋子的，我只是暂住……她祷告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半熟悉的声音忽然响起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任无情就站在她面前，满头雾水地看着她饱受惊吓的蠢样。

起先，她还不确定这声音是谁的？她只敢半睁眼，从眼缝中偷瞧来者何人。

“任……无情……”当她一眼望尽他那温和的脸孔时，泪水如决堤般涌出。

“怎么了？我刚刚把你吓倒了，还是你自己太胆小，自己吓自己？”见她手上脸上又是脏墨又是眼泪鼻涕的，教人不想笑也难。当然，他没有笑出声，只是很好心地询问。

“我……呜呜呜……”不想说出一些字眼的，但声音硬是梗在喉头。除了放声哭泣，不知如何才能传达她担心受怕的情绪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很害怕，我不是来看你了吗？”见她被吓得惨兮兮的可怜模样，再硬派的男人也会心软的。

“我才不是因为害怕才哭呢，我的原稿……”她伸手指了指那一团混乱的桌面，再度陷入绝望状态中。一星期得画三十六张，让她死了吧……“这些漫画稿是你画的？”他望向如狂风肆虐过的化妆台，从中拿起一张被污黑的漫画稿纸。

“是不是我画的根本不重要，一切都毁了啦！”她真的好难过，之前的存稿都已经用完了，如果不能如期交稿，这期的漫画杂志连载绝对会开天窗。到时要如何对得起出版社老编以及广大的漫画迷？“才毁掉十二张稿而已，没你想得那么严重。”他数完稿件，安慰她。不知为何，一见到她，他刚刚和无仇争吵的不愉快便消失无踪。

“你又不是作者，你当然不知道画稿的辛苦，光是这十二张，就已经花去找之前的所有工作天。接下来我必须在一星期内，完成三十六张黑白稿外加一张彩稿，这……怎么可能嘛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的泪水又扑簌落下。

“你真是爱哭，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爱哭的女孩子。”他深觉不忍。

任家全是男生，除了妹妹无爱曾小住过一段时间外，家里的气氛一直很阳刚、很火爆。难怪他会对小女人的泪水感到手足无措，见她哭得惨兮兮的模样，他心头一软，燃起帮助她的念头。

“我的卫生纸也用完了，人家想擦脸也没有办法……”她脸上脏兮兮的，泪水、墨水、鼻涕全混在一起了。

“到我的屋子里去吧，我那里有一切你需要的东西。”他低叹一声，算是被她打败。

想想，除了小妹无爱外，自父母逝世后，这十五年来还不曾有女人涉足他们任家。

他们五兄弟向来不好客，性情不是冷漠便是孤僻，根本没人有机会被邀请至家中，这爱哭的小女人现在可以登堂入室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。

“人家走不动了啦……”她梗着声道。刚刚被他装神弄鬼一吓，加上晚饭也没吃，又哭光所有力气，现在她只感到两脚发软、一全身无力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！”他摇摇头，弯下腰来双手打横抱起她。

这一抱，抱出了两人不仅萍水相逢的缘分。

来到任家后，他放她在餐厅的椅子上，一望见那满桌的丰盛料理，她的口水只差没有流下来。

“这个屋子不但漂亮，而且厨子更是一极棒。”她猛吞口水，早将形象抛到九霄云外。

“你想先吃饭，还是先梳洗？”他跟着坐下问道。

“我……这种鬼样子会不会妨碍你的食欲？”脏相加上馋样，实在不能

见人。

“不会啊，丑得恰到好处。”他将新的碗筷放到她面前，语气不似玩笑，也不像认真。

“既然如此，等我吃饱了再说。”她倒也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。

见她收放自如的泪腺和情绪，他不由得佩服起她。而她的吃相和速度，更令他二度燃起钦佩之心。

这小妮子和一般的千金不同，她能无视于他人眼光，吃得如此称心愉快，恐怕不是正常的大户人家调教得出来的。

“我吃饱了。”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桌上的饭菜已去掉大半。

“要不要再多添一碗饭？”他的口吻就像母亲般。

“不……不了，我已经够饱了。”她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让一个大男人如此服侍，这还是生平头一遭呢！

“我弟弟等一下就会回来，如果你想梳洗的话，最好现在就去，不然等一下两个人一起回来，浴室会被他们占用，届时有得你等了。”他边说边添碗汤给自己。

“你还有两个弟弟啊？他们也一起住在这个屋子吗？”直到现在她还把他的身分定位在佣人或园丁之类的。

“不提他们也罢，你先去梳洗干净。”他轻描淡写避开家人话题，不愿多谈。

“还说我这副样子不吓人，一直催着人家洗澡。”她嘟嘴抱怨道。“啊，我忘记把换洗的衣物顺便带过来了。”她暗唉一声。她可不想再摸黑回去找衣服，至少也要等到白天视线明亮的时候。

“我妹妹以前有留下一些简单的换洗衣物，你们两人身材差不多，应该可以拿来穿。”

你等着！”说着，他便起身走到二楼。

“看来……他好象不是这里的佣人。”她别头看着他上楼的背影，后知后觉地道。

任无情才一上楼，大门口便传来开门的声音。

“哥，我回来了，今天公司快要累死人了。”任无恨的声音远远从玄关传来。

啊，一定是任无情的弟弟回来了，莫依依准备起身到客厅和他弟弟打招呼，人才走没几步，一个转弯处，便和迎面走来的家伙撞得正着。

两人同时哀痛一声！

“喂，你走路干么那么急？”她抚着鼻梁，火气直上升。今天到底走什么霉运啊！

“女鬼啊……”无恨刚从互撞意外中抬起头，立刻被吓得脸色苍白，直倒退好几步。

“喂，你说谁是女鬼？”她忘了自己脸上的可怕脏样。

“女鬼还会说人话。”无恨吓得腿更软了。

任家近三十年一直是女人禁地，除了妹妹无爱外，不曾有女人涉足。也难怪他会有这种过度反应了。

“喂，你愈说愈过分耶，真没礼貌。”她斜睨他一眼的同时，任无情也已带着换洗衣物下楼来。

“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他微微蹙眉地望着刚返家的无恨，只见他一脸

惊愕，显然还没从过度刺激中清醒。

“三哥，这个女……人……是谁？”他根本无法确知她是人是鬼。这种豪宅中，就算是客人，也不会有人蓬头垢面、一身脏衣、满脸狰狞地出现在这里。

“她是隔壁邻居的客人。”淡然语气下，隐含着担忧。

无恨都这种激动反应了，要是无仇见到她，事态肯定会更加严重，他是否真不该同情她，将她带到这屋子来？任无情边犹疑边将衣服交到她手中。

“谢了，我还是先去恢复成人样吧，免得你另一个弟弟成为第二个牺牲者。”她闷哼一声，狠狠瞪了无恨一眼，准备到浴室梳洗一番。

“我看……你还是回去吧！”他这话一出，当场让她迈开的脚步停住。

“你……说什么？你要我现在回台湾？”她回过身，瞠目结舌，显然会错意。

“你已经填饱肚子，也应该心满意足了。那屋子二楼主卧房的浴室应该还可以用，你还是回去好了。”无情的语气带着冷然。

她终于弄清楚他的语意。

“你要赶我走？”她不敢相信这个男人变脸比翻书快。

“没错，你请吧！”他依然一脸淡然。

“为什么忽然赶我走？”她来到他面前，不满地直问。她岂能如小狗般任人呼来唤去。

“任家向来不欢迎女人，刚刚是我一时心软，才请你免费吃一顿的。”他旋身，随手从餐厅柜面上取来一盒面纸。“这面纸你拿去用。明天一早，你最好立刻回台湾，像你这种任性千金，是无法一个人单独生活的。”他说得坦白，在她耳底却分外刺人。

“哼，谁稀罕你的卫生纸。我才不屑！”她气呼呼地将衣物用力丢在他脸上，掉头就走。

“乖乖，这女人的脾气还真大，哪里来的大小姐？”一旁的无恨低呼一声，算是开了眼界。很少见过优雅的三哥这么狼狈呢！

“废话少说，你要是不想吃晚饭，我立刻把饭菜收了。”他的神情仅瞬间闪过错愕，之后依然是面无表情的冷淡。

“谁说我不吃的，忙了一整天，都快饿死了。”他边抱怨边坐定位。“无仇呢，怎么没看见这火爆小子？”他望着空荡荡的位子道。

“大概又是去 Pub 鬼混了，不用管他。”“你和他今天又吵架啦？”他嗅闻得出他身上的火药余味。

“不好好工作，一天到晚不是睡在家里，就是去声色场所泡女人。要是让爷爷和死去的爸妈知道无仇如此堕落糜烂，他们一定会怪我没把弟弟带好。”无情的语气带有深深自责。

“三哥，你就别没事找事做了，要让那浪子回头，根本难如登天。无仇的行为称不上优秀，但也不坏啊！他啊，要是真的混出像二哥那样的黑道本事就好了，总比现在高不成低不就来得好。”无恨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说道。

“无仇他很聪明，他清楚自己不是黑道的料，没二哥那种本领。”无情淡淡地说道，但他的心却挂念着莫依依刚才愤怒的受伤神情。

他无意伤害她，只是忽然觉得这屋子还是不该有外人侵入。他知道这对她来说并不公平，但别无他法啊！

“所以啊，你担心个什么劲？无仇只是贪玩，喜爱热闹罢了。家里太冷清没人气，他当然往外跑。”任家只有他和三哥住在一起，至于从事演艺工作的无仇，他的作息时间太不正常，常常是有一晚没一晚地住在任家。这两个月要不是他处于事业低潮期，才不会乖乖地窝在家里。

“我担心他会被带坏。”无情道出心底的隐忧。

“拜托，他别带坏别人就阿弥陀佛了。”无恨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。兄弟都当这么多年了，他怎还如此无知护短？“这风流家伙要是真有一天能被女孩子套住那颗花心，那女孩一定是上帝派下来，拯救全世界无知女人的天使。”身边美女环绕的无仇早已尝遍爱情游戏的甜头，光凭他那一张帅帅脸蛋，不知拐获又伤遍多少喜爱他的女人芳心。

“无恨，别再谈无仇，免得消化不良，吃完饭就早点去洗澡，今天晚上我还有烹饪课，会晚一点回来。”无情决定打住话题。

“三哥，你还在文化中心的妈妈教室教那些老太婆烹饪、插花？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娶不到老婆的。”他真是看不过去。

想想连二哥那种黑道分子都能讨得到老婆，无情没有道理到现在都还是光棍一个。

真亏无情的性情是所有兄弟中最好的呢！

“和那些妇女们相处，既有趣且获益良多。不单我教她们烹饪才艺，她们也会提供我许多生活上及家事上的小偏方，大家都是互相交流学习的。”无情面无表情地说明。

他喜爱那种一家人的感觉，那些婆婆妈妈们待他如子，视他如友，他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况。至于感情……随缘吧，他并不强求。

“你平常的生活圈子就已经够小了，再和一些老女人混一起，这辈子啊你别想讨老婆了。”无恨挖苦他。

“如果我娶了老婆，就没人作饭给你吃了。”他摇头笑道。他一直认为，男女情感会分散他对这个家的关注力。

“不会啦，等你有了老婆，就多一个嫂子可以作饭给我们吃啦！”无恨天真地想。

“可是……我并不想因为结婚而走出家庭，把家事全丢给老婆一人照料。”他的神情黯淡下来。

“这么说，你想娶个女强人，你主内，她主外喽。”他问。

“这样是最好，不过没有一个女强人可以忍受丈夫是个无所事事的懦弱男人。”他摇头苦笑一声，步出饭厅，决定结束这个话题。

“三哥，不如请爷爷帮你介绍，如何？我想他一定有合适的新娘人选。”他仍不死心地提议。

“我不急，这件事情再说吧！”淡然的语气代表他对此事的消极态度。

这家中无聊沉闷得紧，的确需要一个女人来“活化”这毫无人气的冰冷气氛。无恨咬着筷子低叹一声。

不知为何，他忽然想起刚刚那个脏得可以的邋遢女。三哥对这个家保有相当洁癖，一般女人根本进不了这个屋子，他怎会破天荒地让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来“污染”他精心保有的杰作？请她入屋也就罢了，甚至还让他莫名其妙地挨了辱？这可有意思了，无恨将视线转移至窗外，隔壁的主卧房依然灯火通明，显示对方不是个轻易退缩的女子。而他老哥呢？则弯着身在清理那女人遗留下来的脏污。

这一动一静的对比，好似让人嗅出些许不寻常的气味。

### 3

那男人真的是有够莫名其妙！明明见她可怜，邀请自己到家中作客，怎么才一会儿时间就赶她离开。就算是耍人也不是这种耍法，莫依依气呼呼地走回那栋“鬼屋”。

或许是在气头上，也或许是已熟悉屋内的环境，当她再度踏入屋中，已不似先前那般害怕，甚至当她看见客厅中乱窜的蟑螂和老鼠时，更有一脚踩死的冲动。

“气死人了！”她恨得牙痒痒的。任无情那男人令人一肚子火，她自认方才并无任何无礼之处足以让他如此待她，除了他那该死的弟弟回家，和她撞个正着外……顾不着大门没锁好，她冲上二楼，立刻进入浴室中准备大洗特洗。

该死的是，这种寒冷的一月天竟然没有热水可洗？打着寒颤，她咬牙望着源源不绝的冷水，褪去衣物的身子冻得发抖。

“不回去，我绝不回去……”她咬着牙，拿起莲蓬头，冰冷的水如酷刑般地洒下。

她赌气发誓，一定要住到令那个性情无常的男人甘拜下风为止。

天气出奇晴朗的冬日清晨，任家如往常般，展开一天的平凡生活。

“哥，我去上班喽！”任无恨穿著一式公司西装，手提公文包，坐在玄关上穿好鞋子正准备出门。

“要小心，喏，你又忘了便当。”无情依然穿著一身素色围裙，将刚做好的便当拿到他面前。

“哥，我说过了，以后都要和同事一起吃午饭，所以不用像个小学生一样带便当了啦。”他望着那用手帕布巾包着的便当盒，眉头皱得深紧。

无情“贤慧”到连便当布巾也是亲手缝制，亮丽的蓝染布巾上还绣有他的中文缩名，单“恨”一字。

“外面的东西哪有我做的好吃卫生，就别浪费午餐费了。”无情硬是将那便当盒塞进他的公文包中。

“每次都这样。”无恨拿他没办法，只好装作没事把便当收下，走到车库内。将车子倒出车库后，趁着四下无人之际，他将便当盒丢到隔壁二楼阳台上。

“嘿，能吃到我三哥的精美特制便当，算你走运。”他贼笑一声，迅速将车驶离。

他的本意即是丢掉那可笑的便当盒，次意为勾起三哥和那女郎之间的战争。

昨晚那女人回去后，三哥的神情一直绷得紧紧的，以往就算无仇和他翻脸，他也不曾有过那种忧郁的心绪。

今天早上无情的表现虽然一如往常，却逃不过他这位弟弟的精明眼睛。

他一如往常在厨房准备早餐时，抬头望向窗外的次数却比平常多了许多。而厨房窗外除了隔壁一楼的厨房，就是二楼的阳台和主卧房。

无情不欲人知的心思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他想瞒过生活近二十七年的亲兄弟，还早咧！无恨开车经过那栋鬼屋时，还不忘盯着后视镜冷笑一声。

今天一早他注意到，隔壁的车位空空如也，这表示那女人没开车子来。除非她不打算久留，不然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她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。

要不，就算是她硬要住下，语言不通的她，想要解决生活上的任何问题，特别是人命关天的民生问题，他相信，不论她多好强，逼不得已，她也只能求助于三哥这位“好芳邻”喽。

无恨笑笑地望着落在二楼阳台的便当盒，驾车扬尘而去。

一个人在陌生房间中森冷的双人床上睡了一夜，一觉醒来，莫依依很庆幸自己依然活着。

昨晚辗转难眠，睡了又起，起了又睡，直到半夜两、三点才昏昏沉沉睡去。她的画稿就在她又睡又起的过程中，神奇地完成了五张草稿。

或许是那冰水澡带给她的刺激，让她的思绪灵活，灵感源源不断，下笔自然也就顺利许多。若能依照这种效率和速度，往后这七天只要她不眠不休，如期交稿就不是神话。

“太好了！”莫依依很开心有个好开始，这是她离家出走前始料未及的。当然，这是指工作领域而言。

疲惫却心情愉悦的她穿著粉红色的可爱 Kitty 睡衣，随性打开房内落地窗步出阳台外。

当她的视线一触及隔壁那个在花园除草的男人时，满是笑意的表情随之垮下。

看见任无情，就让她想起昨晚的恼人事情。真讨厌，她醒来后原本已经忘得一乾二净，真不愿意一大早就被那些不愉快缠住思绪。

她复杂的视线远远地落在他的背影上。

或许是他的感觉太过敏锐，也或许是她的视线太过专注，触动他的第六感，他忽然转过身抬起头……于是两人四目相交，一瞬间，竟有些许的记忆空白。视线、脑海中除了彼此，再也装不下其它东西了。

首先感到尴尬的是莫依依，她匆匆收回出神的眼，狼狈地逃回房内。

她……干么觉得脸红心跳？只不过两人视线交触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而且昨晚他无礼地赶走她后，今早她更有理由狠狠回瞪他一眼，怎会被他的视线搞得心神大乱、芳心失措？“莫名其妙……”她轻轻地打了自己一掌，全身虚脱地在落地窗边倚坐下来。

身旁的白纱窗帘被窜入的寒风吹起，飘飘然地像个起舞的白衣幽魂。

完了，她一定是饿过头了，所以才头昏眼花，开始产生种种幻觉和异常反应。

肚子扁扁的她早已吃完带来的零嘴，现在再不去买些食物来喂饱肚子，未来这几天她休想好好工作。

问题是，她实在饿得走不上这么一大段路补粮。至少，也要吃些东西补充基本体力才行。最好有热腾腾的台式稀饭小菜，要不烧饼油条也行……再不，包子馒头三明治都可以……觅食的念头才起，她的眼角余光忽然瞄到阳台角落的一个异物。

昨天晚上视线不清楚，她并没注意到阳台上有这样物品，莫依依小心翼翼地起身，以爬行的方式来到阳台一隅，随手捡起那布包。打开一看，她几乎要傻眼了，竟然是个还温温的三明治便当……真是不可思议。她吞了口口水，直盯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拿着和风便当盒的手是颤抖的，心更是激动。

老天爷实在是厚爱她了，一定是见她可怜，又看在她可爱的分上，才会“天降便当”，救她一命。

二话不说，也不多想便当来源，她立刻狼吞虎咽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便当便见底了。

“呼……好饱。”坐在阳台上解决完双人份的三明治便当，她这才心满意足地“站”了起来，准备回房奋斗去。没想到，一时的口腹满足竟让她忘了任无情的存在，她才一站起，那家伙的身影便再度映入眼帘。

该死的是，他刚好捕捉到她站起后一脸后悔的懊恼神情。

“早啊！”他终究还是先开口道早，且神情自若。对于昨晚的事情，他好似全不记得了。

“是很早……”她轻回一声，喉间还梗着一块刚咽下去约三明治。她得找水喝，不然准会噎死。不理睬他未完的招呼，她径自走向房内，冲到浴室。

还好日本的水可以生饮，不然她要不饿死，也会先渴死。

又吃又喝的解决完民生问题后，她的精神状况大为好转，决定乖乖回到化妆台上开始工作，至于补粮的事情……等她完成男女主角接吻的分镜镜头后再说吧。

眼见莫依依对自己的招呼视而不见，只简单应了一声便转身入屋，站在花园边的任无情，似乎颇受打击。恰巧，头顶上飘过一片大乌云，云的阴影正好投射在他阴晴不定的脸上。

莫非她还在意昨天他对她的举止？其实，他也是为了她好啊！原本是打算让她洗完澡后就请她回隔壁去，为什么他会忽然赶走她？两位弟弟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之前他单纯的想法，仅是可怜她，因而请她来家中吃饭、梳洗，别无他想。无恨回家见到她后的大惊态度，让他深感压力，于是临时改变主意，请她回去。

他没有想到，任家或许是太久没有访客了，所以才造成弟弟的大惊小怪。性情较敦厚的无恨都这种吃惊反应了，更别提无仇那张坏嘴巴会吐出什么烂词？到时消息传到爷爷耳中，不知会演变成何种状况？若因此而换来爷爷他老人家的关爱，那真是吃不完兜着走，所以他才在情急之下，唐突地请她回去。

她……会因此而怪他吗？他抬起视线，落在那不再有动静的窗台上，心底感到闷闷的。如果她是个大而化之、不计小节的女孩子就好了，他暗忖道。

他向来承受不起别人的怨恨和伤害，而他也无意伤害她，若伤害已造成，他该如何才能让她宽解，求得心安呢？他低叹一声，深为自己昨天无心的态度感到后悔。虽然两人只是初次见面，心底总是过意不去。

最糟的是，他不知该如何化解这小小的误会。他的个性较为内敛，刚刚那一声早安，已是他的最大极限。不料，这善意的示好却碰了个软钉子。

草坪上，一颗微乱的温柔心扉，竟如骤下的冬雨般让人感到无奈。

莫依依相当专注地埋头作画，时间在全神贯注中一分一秒过去。

偌大的独处空间中，除了腕上的手表滴答声，便是她画稿时微小的笔触声。

不大不小的化妆台上，散落着满桌的作画用具。小巧的手提透写台、画稿纸框线用的基准板、各式网点、笔尖、笔杆；黑墨水、白颜料、画尺、描图纸、参考资料及实景照片……林林总总作画工具，如狂风扫过般地散落在桌面上，这种乱象是她工作时的常见情景。

莫依依从事漫画家这门行业已经四年了，大学毕业后，兴趣及因缘际会，让她一头栽进漫画创作这个世界，成为她踏出校门的第一份工作。

就因为这份形同失业的不稳定工作，不知引爆多少次她和家中的争执。

家境富裕的莫家其实不缺她这份薪水的，过度封闭的工作环境以及听来可笑的头衔，才是父母不赞同的主要因素。

想想莫氏企业在台湾也是颇有名气，莫家上下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论她的父亲或是两位优秀的兄姊，哪一个不是读完硕士或博士后回国接掌家族企业，或是自行开创另一番商业天地。

唯独她，仅因从小对漫画的热爱及些许的艺术天分，放弃申请好的国外 MBA 不念，一头热地投身台湾漫画界这无人看好的冷门行业。

当然，在争取父母认同的过程中，她费尽所有苦心，或许是身为么女，也或许父母已年长到没有多余的精力约束她，经过一年的努力抗战，她终于赢得家人的默许。

她猜，父母是放弃对她的期望了，才任由她自生自灭，任性地选择勉强称为“漫画家”的这门行业。

四年努力耕耘下来，她虽没有大红大紫，倒也在漫画界挣得一小小席位。每个月在漫画月刊上的连载，是她经济与发挥创作力的来源和动力。

为了应付每月四十页以上的漫画连载，她得花上十天的时间编剧本，二十天时间完稿，有时还有单页或跨页的封面彩稿，一部新作品连载多久，她就有多长的时间无法休长假。

就拿这次连载的《绿海天使》来说，她预定连载两年，共五本单行本的稿量。

这对交稿不稳定的她来说，简直是一项令人哀怨的酷刑。

下笔快的作者，或许还可以多累积一些稿子，勉强挤出十天半个月的假期好好犒赏自己，而她呢？若能不拖稿、不让月刊开天窗，就阿弥陀佛了，哪敢奢求什么连续假期！

连载近一年半来，她交稿的速度还可以，但在母亲这半年的连续相亲压力下，让她这六个月的稿子也跟着一团混乱。平均每两个星期一次的相亲饭局，让她心情大乱，创作灵感混乱不清，还差点造成最近一期的连载大开天窗。

所以，她下定决心离家出走，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闭关一番。

追究起来，造成她严重拖稿的罪魁祸首除了母亲，就属陈建国那个不要脸的家伙。

要不是自从三星期前的相亲饭局后，他对她积极展开爱情攻势，她也不需要逃难似地卷铺盖离家。

可以出国透气她求之不得，但这种肮脏的陌生环境可不在她的计划中，她也不打算浪费时间整理这屋子。她决定等画完这期连载，要立刻离开这里，另觅一个可以住上半年的舒适小窝。

不过……能够如此逍遥自在的离家出走，还得感谢陈建国这个挡箭牌，要不是他的黏人攻势，她也没有足够的借口可以“正大光明”的离家。但这一趟出走，让她吃了不少苦头，也是事实。

长期处于疾笔画图的静默之中，使她练出敏锐的直觉能力，当腕表时针指于中午时分，她分秒不差的停下画笔，深深呼一口气。

吃饭时间到了。

饭呢？当她抬起头来，视线拉到眼前房景中，这才猛然回到现实来。

唉，不必奢望母亲敲门喊吃饭了，方才一瞬间，她浑然忘记自己身在日本，离家几百里远的异国环境中。

“糟了，得先补粮！”深知不补粮的严重性，她从椅上跳了起来，脱下身上的粉红睡衣，随便抓了件棕色牛仔裤和白色套头毛衣套上，便冲出房门。

依照她的作画进度，她只有半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。也就是她必须利用这半个小时完成采食任务，不然一直拖延下来，她也休想如期交稿了。

一跑出房子，她白皙的脸蛋立刻黑了大半，天空正下着小雨，远方天空灰沉沉的，有大雨欲来的不祥味道。

就在她皱眉望着黑压压天空发呆的同时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从花园矮栏前骤然响起。

“依依，你真在这里。”陈建国开着一辆黑色奔驰停在门口，莫依依现身，他立刻打开车门，撑着雨伞冲出来，显然他已待在车里好一会儿的时间。

“你……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她整个人呆掉，一方面对他的出现愕然不已，另一方面又欣然终于有了免费的交通工具。这下，她可不需要担心叫不到出租车了。

“是伯母告诉我你在这里，我循着地址就自己找上门了。”他有些傻里傻气地笑道。

“一定是朵拉出卖我，这骗钱又骗人的损友，就不要活着等我回去修理。”她低咒一声。

她知道自己一旦失踪，母亲一定会质问她日本好友朵拉，而朵拉在母亲的逼问下，一定会和盘托出她的下落。原本打算画完手中的稿子后立刻换地方，没想到陈建国的动作这么快，不到一天的时间便找上门来了。

“伯母还有大家都很担心你，所以才派我立刻过来的。”他不敢对她直言，其实是他自己担心得要命，才放下所有工作前来。

“正好，送我到这附近超级市场，我很赶！”废话不多说，她立刻走到车旁。

“超级市场？这边的环境我不熟，根本不晓得在哪里。”他很意外她竟然没有对他的不请自来感到生气，他原本以为她一定会立刻赶他回去的。

“你一路上难道没有看到半家超市或商店街？”她微愠地怒视他。这家伙够机灵，个性又太死板，这是他最讨人厌的地方。

“我一直注意沿路的门牌号码，没有丝毫分心。”他的意思是她的指责太过强人所难。

“算了，我去问隔壁的人。”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和他的无聊对话上，于

是打算放下身段到隔壁向任无情问路。

来到门口前，她按了按门铃，响了半天不见人来开门。

她真气恼急了。

为何他偏偏这时候不在家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

“依依，不如你立刻收拾行李跟我回台湾，也就不用急着找超市了。”陈建国撑着伞来到她身边，柔声劝道。

“你如果是来带我回去的，就请你死了这条心。”她冷冷地斜睨他一眼，态度相当坚决。

“我……知道劝不动你，但我还是得把话说出口，不然我很难对莫伯父莫伯母交代。”他实在有些怕她，怕她……讨厌他。

“原来你来找我是为了对上面有个好交代，既然如此，你的话已带到、人也来过，你可以请了。”莫依依的嘴巴一坏起来可毫不留情。

“依依，别这样……”他当然不会走，好不容易才有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。

在台湾，他通常是利用和她家人一起吃饭的时机才能见到她，他想单独约她出门，简直难如登天，硬钉子他不知碰了多少回，勇气和信心早被她轰得伤痕累累。

在任家门口站了五分钟，莫依依仍然不死心，又过了好一会儿，一直按铃的手才终于放下来。

也就在她放弃的同时，任无情的身影终于慢条斯理地在屋子门口出现。

只见他穿著一件白色浴袍，全身湿淋淋地走出门口，穿过花园石道，来到爬满绿藤的矮栏前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的语气有些冷淡，漠然地盯着她和一旁的陈建国。

“对不起喔，打扰你了。”这是她和他碰面以来，最有礼貌的一次对话。

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他正在洗澡，他的头发还湿湿地滴着水呢。

“想跟我告别，乖乖回家了？”他直觉以为她身边的陌生男人是来接她回家的。有关他的身分……他不想去猜测，没有意义。

“才不，我是想问你，最近的超级市场在哪里？从这边到那里需要多久的时间？”莫依依的姿态不高不低，语气虽不温柔，却是难得的温和。这令一旁的陈建国，莫名地吃起醋来。

这个留长发的男人是谁？为何和他的依依有着相当熟稔的亲密模样？

“超市就在依势丹百货公司地下街，从这里开车过去，大概二十分钟左右。我画个地图给你。你身上有纸笔吗？”他这话冲着陈建国问。见他一身西装笔挺的都会贵族模样，想必身上一定带有 Cross 金笔及白金名片盒。

“有的。”基于修养和礼仪，陈建国不便态度恶劣。他动作熟稔地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一枝名贵金笔，之后从名片盒中掏出一张名片。

完全如无情所料。

“我建议你最好接近打烊的前十分钟再去采购，那时候各种生鲜食品会有半价折扣，可以替你的荷包省不少钱。”他接过名片和金笔，在空白的背面写下详细地址和简单地图。名片上的头衔和名字，他瞧都没瞧一眼。

“我哪那么多时间还可以挑时段上超市，可以买得到东西就偷笑了。”她接过名片，顺便送他一个白眼。

“谢谢你对依依的照顾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不知先生如何称呼？”陈建国很客套地搬出商场话。他再度从盒中递出自己的名片，请他收下。

“任无情。”他面无表情地报上名，收下烫金名片。

“不要每次见到人就送名片，真受不了。”她摇头，手中拿著书有地图的名片冒雨走向奔驰车旁。

“依依，你一直淋雨会感冒的。”陈建国没理会任无情，他快步追上前去，替她撑伞送入车内。

一旁的任无情看见这样情景，终于了解两人是怎样的状况。

让她远离台湾的主要原因非她口头所说的闭关创作，他猜，八成是因为这个全身铜臭雅痞味、不知进退的八卦男人。

站在飘雨的花园中，他目送着两人开车离去。

“依依……”意外得知她的名字，他轻喃一声，心底莫名地涌起如获至宝的喜悦。

## 4

“谢谢你送我到超市，你可以回台湾了。”车子一抵达百货公司的停车场，莫依依随即道再见走人。

“依依，别这样，你如果不想回台湾就算了，不要连我也赶走。”他急忙停好车子，匆匆的脚步跟上她的。

“陈建国，我不是来日本度假的，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到处参观，你留下来有什么用？”她甩开他紧抓不放的手，挑明了说。

赶稿期间她的压力向来很大，脾气不好是正常，要是真发起火来，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。

“我……只是担心你的安全，你从来没有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更何况是人生地不熟、语言不通的日本。”他不介意她给的难看脸色，这些日子来的侧面相处和了解，他已习惯她变化无常的脾气。

“我已经二十六岁了，请你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待。”她回过头，狠狠瞪他一眼，决定不理睬他。

既然他喜欢跟就让他跟吧！她知道自己是赶不走他的，这个男人如同八章鱼般，既黏又缠，甩也甩不掉。

“依依，我帮你拿篮子。”来到超市入口后，他抢先一步拿取放置在入口的购物篮。

“那么小的篮子哪装得下？我需要的是推车。”她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自己推了部购物车。这种大少爷八成和她一样，是第一次上超市买菜吧！

以前她曾经和大学同学为了校庆活动的需要到过超市一趟，不过那也是照着采购单上的明细采买，现在要她自己拿定主意买食物，她真是一个准也没有。

迅速掠过生鲜部门，她直接来到快餐区。林林总总的各式方便面品、汤品、快食咖哩……教人看得眼花撩乱。

站在一整柜的泡面区前，她当真迷惑得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全部是日文标示的品牌不说，就连以前同学常提到的那种日本快餐泡面，她也不知该如何选起。

“依依，你该不会是要吃泡面吧？不行，会吃坏身子的。”陈建国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她身边，见她在泡面区前犹疑半天，他当下阻止。

“喂，你日文行不行？”她无视他的劝阻，盯着手上的一碗纸杯面问道。

“还可以，生意上有时候得用到。”他憨直得让人怀疑他的生意人身份。

“帮我看看，这是什么口味的泡面？”她将纸杯面转交给他。

“海鲜总汇。”他瞧了一眼，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挺厉害的嘛。”她了然赞道。

“谢谢夸奖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这就是他喜爱她的原因，不吝于赞美且发自内心。

“我要买二十包。”她兴高采烈地抓起来丢进推车里。

“依依，你会营养不良的。”眼见无法阻止，他着急得很。

“我有带维他命，你别瞎担心了。”她望着满满推车的泡面，心底安心不少。

“那栋房子难道没有管家或佣人帮忙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可以出钱帮你请一个。”“我不奢求你会喜欢我，只求你不要排斥我。”他一脸真诚地说道。

听到这句话，她终于停下匆忙脚步。

很难想象这种窝囊话竟然是从一个连锁企业的总经理口中吐出，在她既有记忆中，相亲的那些对象虽然有礼有教养，却都自负得很。

“你的年纪也不大，才二十八岁，何必如此汲汲于婚事？”她曾听母亲提过，陈家长辈对他的终身大事相当积极。

“我是家中独子，有传宗接代的压力，而且爷爷奶奶年事已高，他们一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抱到孙子。”他据实以告。

“这种理由真没创意。”她轻哼一声。“你的家世背景不错，应该不难找到优秀的结婚人选。”她移动脚步，来到收银柜台前，跟着结帐人龙排队。

“我……”他语塞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她说得没错，凭他家的身世背景，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的确不难，只是自从他拿到硕士学位回国后，一直忙着家族事业，好不容易父母帮他找到一个令大家顺眼的女孩，见了面后，他对她的喜爱程度更基于相亲照片上。

“啊，惨了！我忘了带钱包出来。”好不容易轮到自己结帐，这才猛然想起她把钱包留在旅行箱中。

“没关系，我身上有钱。”撇开谈了一半的话题，他急忙掏出皮夹来。

“嘿，今天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她满足感激地对他苦笑了下。

她这种迷糊又粗心的个性，若独立自主的半年后还能存活下来，那真是老天爷对她的厚爱。才离家出走一天，深沉的挫折感便已吞噬掉先前的自信心。

“你这么说，我很受宠若惊。”他傻笑一声，拿出金卡付完帐。

之后他抢着帮忙搬提满满三大袋的食品，展现相当的绅士风度。

“你何必这么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那太辛苦了。”她斜睨他一眼。

这家伙提着东西走在她身旁，这才开始注意到他的身材其实也挺高大的，不似坐在饭桌前那般“矮小化”。

中规中矩的旁分头发，挂着一副棕框眼镜的大众脸蛋，一身昂贵精致的西装衬托出他与众不同的气息。以她严格的审美眼光来说，他的长相实在不怎样，不算丑也不俊俏，很普通的大众脸，唯一可取之处，是他的气质和

品味，属常人之上，和泛泛之辈大大不同。

整体来说，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男性魅力，挺可惜的。

“因为你是我在意的人，我才会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。”说这话时，他侧头看着她。

瞬间，她的脸蛋竟然红了。

回避他的目光，她加快脚步。“你的爱情观太奇怪了，我们也不过吃过三、四次饭，认识不到几个星期。”她无法理解地摇头。

“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”他直言不讳。

“我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。”她的语气又转为冷然。

之后寂静取代两人间的对话。除了无言，还是无言。

两人来到停车场后，他打开后车厢，准备将三大袋食物全放进去。

“不用了，我坐出租车回去就行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公司吧！”她打破沉默，拒绝他的好意。

“反正不差这段路，还是由我送你吧！”他似乎慢慢了解她的个性，她的喜怒哀乐形于色其实不难了解，难以理解的是她隐于冷然面具下，捉摸不定的心扉。

“你可别心存期望，以为我会因而喜欢你。”她把丑话说在先。

“放心吧，我自己还没这么有自信。”他苦笑一笑，替她开了车门。

“有自知之明就好。”她这才放下心，高高兴兴地上了车。

幸好陈建国是个没有心机的单纯男人，不然照莫依依这种轻易相信人的纯真个性，极可能上了贼车还浑然不知。

两个背景相近、个性单纯的人在一起，如彼此家长所认为，该是再适合不过的天作之合，但老天爷似乎不苟同，于是莫依依心底提醒着，别忘了，还有另一个优质男人的存在。

车子回到田园调布区，停妥后，两人下了车。

从出门就开始微飘的小雨依然下个不停，莫依依撑着伞，和提着大包小包的陈建国一起走到屋子门口。

“需要我陪你吗？”趁她掏钥匙的空档，他问。

“不用了啦，你早点回台湾，记得不要跟我妈打小报告，小心开车，拜了。”她掏出钥匙，动作不熟悉地打开门锁。

“依依……”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她回头，等着他离去。

“我帮你把东西搬到屋内后再走。”他显然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愿。

“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”她唯恐他见到屋内的乱象，要是让他知道她住在这间又脏又乱又恐怖的小屋，他一定会要她回台湾，就算劝不了，他也一定会跟家里打小报告，到时母亲一定会立刻派人来逮她回去。

“我还是进去看一下好了，免得伯母问起来，我不知该如何回答。”他坚持要进屋。

“你就随便掰一下就行了，就说我很好、很安全。不需要她胡乱担心。”她的耐性已到极限，再和他耗下去，她真的别想准时交稿了。

“依依，我看一眼就走。”他推推银镜，个性不是普通的顽固。

“随便你！”拗不过他，她只好开门，让他登堂入室。

不用说，当他见到屋内又脏又乱的残破样时，神情和她昨天的见鬼模样是相同的。

“好啦，嘴巴不用张这么大，这应该已经满足你的好奇心了，滚吧！”她拖着大包小包的袋子，缓步进入屋内。

“这屋子不是普通的糟，从屋外看来，虽然外观老旧，还不至于糟到这种程度。”他环顾屋内环境，剑眉紧蹙。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？至少也该好好整顿过后再搬进来啊。

“都已经三十几年的老屋了，不要奢求太多。”她提着大袋食品步上楼梯。

“我帮你！”他这才从愕然中回过神。

“不用了，你回去吧！”她寒着声再度赶人。

“如果我要你去住饭店，你一定不会答应是不是？”他试探性地问。

“知道就好，不用浪费口水。”她二话不说地上楼。

“依依……”他低叹一声，无奈的神情中尽是忧愁。

那些采购而来的食物和民生必需品果真发挥了最大功效。

赶稿的昏天暗地状态中，除了上厕所外，她几乎寸步不离地黏在座椅上。

饿了，吃饼干、巧克力充饥；渴了，就喝矿泉水和饮料解渴。直到用尽了身上最后一滴精力，连沾水笔也握不稳时，她才“弃械投降”，直直瘫倒在化妆桌上。

她不该睡的，她才刚完成草图，还没上线、贴网点、画背景……如果睡着了，她会来不及交稿……睡梦中，莫依依挂念不忘未完的画稿……猛地，责任编辑的可怕催稿脸孔突然出现，这么一惊吓，活生生地把她从睡梦中吓回现实世界。

“原来是梦，好真实……”惊醒后，除了一身冷汗，便是那心有余悸的欠稿感受。

她从座椅上站起，决定到阳台上透透气、收收惊。

拉开窗帘，温暖的阳光溢满屋内，瞄了瞄腕上的手表，时间是早上九点多。

从昨天中午作画到现在，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，除了刚刚约二十分钟小憩外，她所有心血全投注在作画中。

来到露台上，宽阔的视野令人心旷神怡，除了自身该死的疲累外，一切如此美好。

倚着白色栏杆，她伸了个懒腰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大呵欠。

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见到那家伙？嘴巴合上的同时，她懒懒地搜寻他的身影。

“早啊！”目标还没扫到，他的声音便翩然响起。

循着声音找去，发现他人在花架下，拿着刀剪之类的工具隐于花草堆中。

他真有办法，现在可是冷得要死的隆冬，他竟还能把花园整理得如此漂亮，想必他的园艺工夫相当了得。

“早啊！”她撑着笑脸和他打了个招呼。两人前晚的不愉快早在昨天她向他问路时一笔勾销。

虽是满脸倦意的笑容，在任无情眼底，却相当耀眼。或许是今日的冬阳太过温暖诱人……无情抽回些许迷乱的视线，继续动手整理花棚。

两人仅仅互道早安，之后，尴尬和安静沉淀在空气中。

莫依依趴在阳台上，斜撑着头，细细地打量他。

老实说，她对他相当好奇。初见他的那一刻起，她的敏锐直觉捕捉到他相当特殊的个人特质。

他的外形是那种会让女人产生相当好感的好男人形象。

披肩长发于颈际束成一束，微尖脸蛋总挂着温和微笑，俊秀五官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，看似年轻，却有成年男人的沧桑；望似温柔，微笑中却隐着冷然。

尤其是他瘦高的确实身材，总是穿著一件连身的工作用白色围裙，令人错愕的初步印象在释然之后，竟感到如此协调，仿佛这个男人注定天生与围裙为伍。

偶尔可以见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言行之间更觉增添一些书卷气息，恍若学者。而昨天，当他仅穿著一件浴袍湿着发出来应门，那慵懒神情所透出的性感风情，更让她心跳加速，不敢正视他的眼。

她不是小女生，自认对所谓的帅哥早该免疫，直至遇到任无情之后，她才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抗拒一个男人的外在影响力。

以貌取人虽是人之常情，但她难免感到纳闷和沮丧。

自认在自己的择偶条件中，外表并非绝对重要，也就是她强调精神层面大过物质层面。

她曾经想过托付终生的对象，是那种可以一起在平凡生活中共同体验人生快乐的伴侣。那些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菁英，她之所以心生排斥，症结在对方花在工作的时间过长。

对于向往并重视两人共同生活的她来说，那些职称很体面的相亲对象是不合格的。

这也是她不愿浪费彼此时间的主要原因。

相了十次亲后，一成不变的人选，让她一度对自己心中的理想感到失望，甚是怀疑她所勾勒幻想的人选是否存在这功利社会上？直到遇见任无情后，她心底那份大大的缺憾似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不期而遇、相见恨晚的喜悦。

她是真的很开心能认识他，纵使两人谈不上真正的认识。

趴在露台前，她出神地打量他莳花弄草的认真神情。

有太多的私人问题想要问他。譬如他的家世背景、年纪、真正职业……为何他会和两位弟弟一起住在这里？他为何总是如下人般的整理花草、打扫屋子……他身上的知性气息让人对他的现况不以为然。以他优秀的外表条件和谈吐气质，当一名窝在家庭的管家或佣人实在太可惜了，真的。

若不是管家，他真正的职业又是什么？难不成和她一样是待在家中的SOHO族？依他身上的艺术气质，是有这个可能性喔。

打量的眼在混乱思考中缓缓闭上，全身累瘫的她于是就那么站着，不知不觉趴在阳台栏杆上睡着。

“依依？”当任无情隐约感到她投射过来的好奇视线不再，他抬起头来，便见到她趴在栏上安睡的容颜。

这样子她也能睡着？真是无法想象。

他仰起的视线停留在她俏颜上许久，一度以为她和他开玩笑。想想，玩笑背后的动机似乎不足，于是放弃自己这无聊的猜想。

她真的睡着了，他往前走了几步，直抵两家的花园边境。

仰望的视线中有着关心和怜惜。

纵使阳光普照，这么冷的天气睡在户外，她还是会感冒的啊。

“依依……”站在自家花园中，他轻唤一声，想把她唤醒。

罚站了五分钟，见她依然没有醒转反应，他终于决定采取行动。

花园石道尽头，是间隔两家的青铜栅栏，他打开封锁已久的半腰低门，直直往隔壁花园走去。

他来到屋子前，毫无阻拦地直奔二楼。

唉，和他猜想的一样，这小女人不但没有锁门，就连他的贸然造访，也浑然无知，仍然睡得香甜。

“依依。”他穿过杂乱不堪的主卧房，来到她面前，再次轻唤。

“唔……”她睡趴在阳台上，梦呓着。

来到她身边，低望她睡觉时的纯真容颜，他不禁笑了。

很真、很纯，毫无攻击性的安恬睡颜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，一点警戒心也没有。”无情轻轻抱起她，将之抱至房内。

将她放置在床上，安顿好之后，他锐利的眼扫了屋内环境一遍，不禁摇头，感到无法置信。

才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她竟然有这种本事将卧房“蹂躏”成这种德性。要不是她天生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格，就是她的生活习惯太差。

无法忍受周遭环境如此杂乱，任无情二话不说地卷起袖口整理房间。

这女孩真不会照顾自己，由这些散了一地的面包、饼干、巧克力的包装袋来看，这一、两天，她大概都吃这些垃圾食物果腹吧。

他边收拾边皱眉。

整理过程中，忽然在物堆中发现一样非常眼熟的东西。一条深蓝色的布巾及一个双层的深红和式便当盒。

“这个便当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拾起茶几上的盒子，纳闷道。

昨天晚上无恨告诉自己，这个便当在上班途中忽然不见，不翼而飞，当时他还狠狠地臭骂他一顿，责怪他的不小心。怎么这会儿，这不翼而飞的便当会出现在这屋子内？这其中的原由令人玩味。

盯着手中便当盒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始动手整理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原本满是脏乱的房内景观变得干净许多。

擅于打扫整理做家事的任无情，动作不但迅速且有条理，这种程度的脏乱要是由常人来整理，至少得花上半个钟头的时间。

将手中满是垃圾的塑料袋打包好后，他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若男孩子如此邋遢懒散也就罢了，但她可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啊，怎堪忍受如此杂乱的工作及生活环境？他无法理解地摇头，视线扫向化妆台。

偌大的桌面虽然杂乱，桌上的画画工具及稿纸他却碰都没碰。

无情很清楚，艺术工作者通常都有怪僻，特别不喜欢别人触碰其工作领域。依依她大概也如此这般吧！他收起视线，移落在安然入睡、身分如谜般的娇颜上。

她的身分及自然坦率的作为在吸引他的注意。和她见面以来，她的行为举止总是不按牌理，时而高傲，时而卑微，时而天真，毫无条理可言。如此怪异的个性，不似一般的千金小姐。

很有趣的女孩子呢！他侧瞄她缩在床上的睡姿，不自觉地摇头一笑。

至今，他也仅知她的名字是依依，她的真实身分虽引得他相当好奇，

倒还不至于令自己冲动到主动开口问她。若是真有缘分，他以后不会没有机会认识她。

“好好睡吧！”对感情向来抱着消极态度的任无情，同她轻道了声晚安。离开的同时，不忘带着便当盒及满袋垃圾离去。

## 5

毁了！毁了！

依依一觉醒来的第一个反应，是无与伦比的悔恨。

她望着时针指向六点的手表，自责贪睡的悔恨心情立刻占满脑袋瓜。

一股脑儿地滑下床后，她立刻回到座椅上疾笔振作，完全无视周遭环境的整洁及睡前位置的改变。

有了充分的休息，头脑更加清醒，顺畅的灵感也源源不绝。就这样，在极度安静平静的环境下，原稿一张又一张的逐渐完成，工作进度远比预定还要顺利。

接下来的六天，莫依依就在这种完全闭关的工作中度过，就连偶尔透透气的阳台，也不曾再涉足。

至于任无情，这几天他恰巧忙着担任社区烹饪大赛的评审工作，过多的杂务让他的注意力不再随时盯着依依。时间一忙，对她的生活关心也就只能摆在心底。

好几天没见到她，有时会令他以为她已回台湾去，然而每到夜晚，微晕灯光自窗帘的那头透散出来，让他不得不相信她仍存在，只是无缘再睹俏丽倩影。

直到今晚，距上次碰面的第七天，没有亮起的灯光让他感到事态不对。

现在已是晚上七点钟，通常在这种用餐时候，她房内的灯一定会开得亮亮的，温暖的晕黄灯光会从湛蓝色的窗帘透出。然而，今天房里却毫无动静，屋内漆黑一片。

“三哥，今天隔壁的没有开灯耶。”晚餐时刻，任无恨边吃边提醒道。

“那又如何？”任无情端上最后一道菜肴后，跟着坐下来吃饭。

“她会不会回台湾去了，还是搬到其它地方？”他揣测着。

“别人的事情你少管。”他的语气不冷不热。“对了，你的便当盒呢？今天怎么没有带回来？”他忽然问起。

“这次真的弄丢了。”无恨一脸歉然。

“你该不会又把便当丢到隔壁？”他微蹙剑眉。

上次在她的房间找到便当盒后，无恨被无情狠狠臭骂一顿，自此，无恨每天乖乖的带便当到公司，被迫专心吃哥哥特制的爱心便当。

“我才不敢咧，上次被你骂得臭头，你以为我想再被骂第二次啊。”他满是委屈地辩解。

“长这么大，还这么容易丢三落四，将来要是结了婚怎么办？”无情的语气相当不好。

他的恼怒并非全部来自无恨，依依的现况才是他情绪波动的来源。这

一点，他毫不自知。

“得了吧，等我娶了老婆就有人管我了，哪轮得到你开口教训。倒是你自己，连老婆这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，与其担心我的便当盒为何不见，倒不如关心一下你自己的终身大事。”无恨故意糗他、挖苦他。

这个温柔贤淑的三哥就是人被动了，望见隔壁灯光没开，明明担心得要命，却又死鸭子嘴硬，装作毫不在乎。嘴巴虽说着少管别人闲事，但他的眼睛不知偷瞄隔壁阳台多少次了。

一整个晚上，无情根本心不在焉，心思不知神游到哪里去了。就连现在，八成也是食不知味，如同嚼蜡。

“我的终身大事不用你们操心。”他的神情忽然转为暗沉。“你慢慢吃，我出去走走。”不知无仇是哪句话伤了他，他竟然丢下扒了两口的晚饭，神情冷淡地离开任宅。

无恨愕然地坐在位上，对他这种过度反应感到不解。这种兄弟之间的斗嘴在任家是家常便饭，平常大家斗一斗也就算了，没人会记在心上，今天无情的反应却一反常态……“乖乖，难不成他还没忘掉以前那个女人？”恍然间，无恨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在他仅有的记忆中，曾让无情有过刚刚那种落寞神情的，只有那个女人……那个女人是影响无情放弃事业，走入家庭的罪魁祸首。

原本是打算出来透透气吹吹风，脚步却不知不觉走到隔壁屋前。

刚刚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没来由地感到心烦。听到无恨东一句终身大事、西一句老婆的，原本平静的心潮跟着起波涛。

这种烦躁的心情已经许久不曾困扰他，距离上次令他只想掏空心扉的冲动，已是五、六年前的事了。

无情站在自家花园小径上，眼前的黑暗屋子吸引住他茫然的深邃眼眸。

依依那纯真自然的笑颜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他犹豫着是否该进屋去一探究竟，谨慎的多心却让他却步。

他担心依依是否在屋内出了意外，但，若事情并非如他想象，他该如何是好？说不定那个和她关系不明的男人又来找她，此时此刻两人关起房门来……万一他贸然闯入撞见不该见的，届时他又该如何解释？胡思乱想的结果，让他更抓不住主意。

在挣扎犹疑中，无情却已不知不觉来到二楼房门。她还是和上次一样，没有锁上房门的习惯。

在房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听不见里头有任何动静，他这才下决心敲了敲房门。

“依依！”他轻喊，期望得到她的响应。

然而，结果是令人失望的。

“我进门喽！”深感事态不对劲，他立刻开门而入。

房内死寂漆黑一片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啪地一声，他立刻摸黑打开电灯。房内瞬间灯火通明，一切无所遁形。

“依依？”映入眼帘，是她趴睡在杂乱不堪的桌面上，整个人动也不动的怪样。

乍见时，他以为自己打扰她的睡眠。等靠近一探，这才发现她趴睡的脸蛋显得过度苍白，呼吸相当急促。

“依依，怎么了？”他的轻唤声中隐藏着焦虑。

“任……无情……”听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叫唤声，她勉强地半睁开眼。

“你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我请医生过来？”他抚触她的额，这才发现，她的体温烫得吓人。

“我没事……”她摇头。“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这些稿子快递寄到出版社，地址和收件人我都写好了……”她虚弱地把一纸袋交给他，很困难地将话说完。

“你生病了，得去医院。”他接过稿件，眼底尽是忧心。

“我只是人累罢了，不要紧的。”说完，她便昏昏沉沉往桌上睡去。

“依依！”眼见情况不妙，他立刻抱起她，往楼下冲去。

“三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她怎么了？”无恨一见到无情抱着昏迷不醒的依依进门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来到两人所在的客厅。

“无恨，立刻开车送我们到医院。”无情没有多加解释，他低望怀中的依依，紧蹙的眉头道尽忧心。

“知道了。”废话不多说，他立刻拿着车钥匙冲进车库，载着两人飞奔至最近医院。

来到医院后，经过医生的诊断和紧急处理，依依的病况总算明朗且稳定下来。

医生初步判定，依依是由于严重感冒加上过度劳累及营养不良，才导致意识昏迷，高烧不退。经由施打点滴和药物处理后，依依的病情已大致控制住，只要等她烧一退、人一醒，就会没事了。

听到医生这么说，无情久悬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。

就在护士将依依推入病房的同时，无恨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。

“三哥，院方刚刚要我填她的入院资料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写啊？”他将两、三张的入院及初诊资料单丢给他，要他解决这可笑的问题。

“除了知道她叫依依，我对她同样一无所知。”他接过那叠空白资料卡，语气无奈。

“不如我回去翻她的行李袋，她的身上应该有通讯资料之类的东西。”无恨提议道。

“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有办法。”他低叹一声，百般不愿地从皮夹中取出那张烫金名片。

“陈氏企业集团……总经理……这家伙是谁啊？怎么有这么多职称和头衔？”他瞄了名片一眼，不解地问。

“这男人大概是依依的未婚夫吧，找他来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依依的事情了。”无情说着就要打电话。

“不行啦！这怎么可以？”无恨一手抢过他的行动电话。“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更何况你也不确定他的身分，如果他不是她的未婚夫，到时不就搞乌龙了？”他怎能眼睁睁看着哥哥亲手打电话给情敌，硬是将这培养情感的大好机会踢给别人。

“如果不找人来，这些资料怎么办？”他耐着性子反问。

“反正她算是外国人，只要照着护照上的资料填一填就行了，至于在日连络人和亲友就填我们家不就得了。”他决定顺水推舟、将计就计。“剩下的，

等她醒来再问她不就得了。”无恨做事向来较灵活，也会取巧，和一板一眼、实事求是的无情大大不同。

“你说得也有道理。”无情点头，同意他的看法。老实说，他也不想打电话，请那个名为陈建国的男人跑一趟日本。

在尚未弄清楚两人的关系之前，他没有必要多作揣测，自作聪明。那个雅痞男人要是真的关心依依，就不该把她单独留在日本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去找她的护照，然后再打电话告诉你她的详细资料。”无恨单手一挥，飞也似地离开病房。

说穿了，他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制造两人独处的空间和时间。他这弟弟的苦心，无情哥哥可得用心体会啊。

紧急住院后的隔日，是个天气晴朗的暖冬日。

王子一整晚的呵护和守候，终于让病倒的睡美人清醒过来。

“无情？”她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，是他正翻着料理杂志且略显疲倦的脸庞。彻夜守护的无情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距她伸手可及之处。

一整夜的守护，让他向来正常的作息被搞乱。脸上的黑眼圈代表他整夜未合眼的“成果”。

“醒来了！感觉如何？”见她苏醒，他随即合上书籍，满是关心地问道。

“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这里是……”她看得出眼前陌生之地是家医院，但她怎会来到这里，是谁带她来的？“是医院，你因过度疲累而病倒，恰好被我发现。”他伸出手，轻抚她的额。

还好，她已经退烧，没事了。

听他这么一提，她想起昏迷前的一切。

在拚了七天七夜的画稿后，她如期完成所有稿件。这七天来，突生的感冒一直困扰她，加上没有吃药又工作过度的情况下，她终于体力不支而昏迷在桌面上。然后，是他发现并救了她……“我的稿子呢？”她说不出对他感谢的话，只好僵硬地转移话题。

“昨晚帮你用国际快递寄出去，现在应该已经到台湾了。”他那不冷不热的语气听起来煞是舒服。和他在一起，总是令人感到平静和温暖。

“还好。”她苍白着脸微微一笑，终究是感谢他的。

他神情淡然地摇头，对她眼底的感激不以为意。“你肚子饿不饿，想不想吃些什么东西？”“我……”被他这么一问，她才感觉到肚子快饿坏了。“医院有提供什么早餐啊？”这可是她生平第一次住院，好想试试所谓的病人营养餐。

“医院的食物太糟糕，不吃也罢。”他摇头。“我帮你找些吃的，嗯？”不待她回答，他拿起病房内的电话，拨了起来。

躺在床上的依依，静静望着他打电话的侧影，痴迷地注视起来。

一连串简短的日文对话后，他挂上电话，侧过身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他和她打量的视线不期而遇。

心头一震，她狼狈地转头，抽离的视线无所适从，小鹿乱跳。

而他，则是沉默注视她好一会儿，才若无其事地开口。“我请一位熟识的朋友帮忙，等一下她会送早餐过来。”他的语气相当平静，故意忽略她的尴尬。

“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的朋友？医院的早餐就算再难吃，至少有经过营养师的调配。”她这个人不太挑嘴，肚子可以填饱就行了。

“你就是这样才会病倒，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人，没有资格随便用餐。”他字字见血，说得她哑口无言、百口莫辩。

“我……”她苍白的俏脸随之垮下。“我是不好意思麻烦你和你的朋友。”反辩的话，是近乎低喃的抗议。

“如果你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个麻烦，不如打电话请你亲人过来照顾。”他凝望她，语气转为淡然。

“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人躺在医院，我就休想再待在日本了。”她正想问他是否已经通知家人。看这情况，他并没有多事。

“你为何非得离开台湾？就算想闭关创作，也没有必要一定得离开国内吧！”他不着痕迹地提出憋在心中已久的疑问。如果他没猜错，一定跟那个陈建国有关。

“我只是想转换环境，体验一下独立自主的生活罢了。”她避重就轻地回答。

“是吗？”他轻轻的反问一句，话中隐着讥笑。

她没有说出真正主因。如此一来，让人更加怀疑她想隐藏的真相。

望见他若有所思的微笑，她怔愣住了。

他的笑容让她感到心虚不已。

“对了，你昨天怎么会发现我昏倒？”她转移话题。

“看见你卧房的灯光没亮，于是我就上楼探探。”他轻描淡写地带过答案。

“如果没被你发现，我可能发烧过度而死。”她心有余悸地表示。“从我们见面那天开始，你不知帮了我多少忙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。”她真诚地道。

“你如果愿意回台湾，那就是帮我大忙了。”他口是心非地表示。

“我会考虑的。”她的神情瞬间黯淡。“我真的添了你很多麻烦。”她黯然自责着。

“好好休息吧，别再胡思乱想。”见她朝气尽失，他不再多说。

这几天以来，他不曾见过她这种垂头丧气的神情，或许是她生了病，之前的强悍和刁蛮却躲了起来。

细心替她覆上被子后，他打算到走廊拨个电话给无恨。

“等一等……”她低声唤住他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停下欲离的脚步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直望着他，轻言道。

无情没有答话，只是缓缓抽回他平淡的视线，默默转身离去。

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？为何温柔的表情下，却有着一颗紧紧防备的心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、窥视……她不明白呵。

睡躺在床上，她盯着手臂上不停流动的点滴药瓶，顿时，浓浓睡意席卷走她脑海中对他的种种疑惑。

梦中，任无情成了她漫画笔下的男主角，和她所创造出来的女主角大谈恋爱……唉，不安呵！

“无情，真难得呢！你竟会打电话拜托我帮你做早餐。”聆子挂着一脸亮丽的笑容，来到无情电话中所提及的医院。

身材高挑的两人在医院门口碰了面，熟悉的言行举止并不因时间而淡化。

“聆子，谢谢你。”无情定在她身边，两人的视觉效果相当协调。

“干么跟我客气，只是随手之劳罢了。”宫城聆子微微一笑，将特地做好的早餐盒交到他手上。

“一大早就把你找出来，真的很抱歉。”他伸手接过，语气平静淡然，和平常并无异样。

“无情，别再跟我说客套话，你再说，我可就生气喽。”她斜睨他一眼。

“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，如果我不想帮这个忙，根本不会点头答应的。”她责备他的见外，跟着他的脚步来到病房门口。

她正犹疑着是否该就此停住脚步，任无情却已踏入病房。

“总之，欠你一个人情。”他只是淡淡一笑，提着便当盒领她一起进入病房。

两人进入房内，见到正在沉睡中的依依。

无情静望她好一会儿，犹豫后决定暂不打扰她的休息和美梦，等她主动醒来后再让她进食。

他动作轻巧地将东西放在桌上，二话不说地退出房来，一旁的聆子将一切看在眼里，有那么几秒的短暂时间，两人之间的气氛是沉凝、寂闷的。

无情和她一起在走廊并肩行走，亲自送她到医院的地下停车场。

“是那个女孩吗？”聆子早已习惯他的沉默寡言，也知道如果他不愿意表明，她追问也是无用。但，她就是无法装作视而不见，将问题闷在肚中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他恍如有点心不在焉的，冷峻的疲惫脸庞写尽只有她能读懂的心事。

“你喜欢那个女孩子吧？不然你不会为了她跟我开口。”她的语气淡然中带有无奈。

如果她没记错，两人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连络了。而两人的再次碰面，竟然是因另一个女子。

“我的生活圈窄，认识的人有限，想来想去，情分足以让我拜托作份美味早餐，而又不会觉得突兀的人也只有你了。”他低头望了下她，答得真诚。

“其实我很开心你还会想到我，这表示你并没有忘了我们之间的情谊。”她微微一笑，跟着一起走进电梯。

他听了，只是沉默不语。

见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她跟着沉静。

电梯中两人的空间如此狭隘，心的距离却已不再接近。

地下停车场到了，电梯门应声而开。

“不用送我了，早点回房陪她吧！”逃避似的，她夺门而出。

“聆子！”电梯内的他忽然出声唤住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她没有回头，轻柔的声音是颤抖的。

“我……”他欲吐的话硬是梗在喉头。“谢谢你特地跑一趟。”他远远凝视她，终究没有说出心底话。

“我很乐意这么做。”她回头，给了他一个甜美的笑容。之后，带着爱恨交杂的复杂心情奔离他的视线范围。

“聆子，对不起……”在电梯门阖上的瞬间，倚在门边的无情黯然低喃。

那一段短暂却刻骨铭心的男女情感，早已随着时光的消逝蒸散发酵。

曾经深爱过的两人，却因女方家庭对台湾种族的歧视，导致两人最后走上分手一途。

自从半年前两人在街上不期而遇之后，断绝四年半的连络终于起死回生。现在两人只是单纯的好朋友罢了，彼此间的联络和往来，只是靠着仅存的友谊来联系。

时间是残酷无情的，一旦失去了，便再也要不回来。他和她虽然在老天爷的安排下再度偶遇，却已回不到五年前的那个年代了。

时间和空间的隔阂，已使她成为同期同事中的佼佼者，在女人不易生存的日本男性职场中赢得了令男人称羡的经理头衔。而他在经过那场如生离死别般的情感抗争后，辞去了拥有大好前程的工作，走入家庭，不知不觉踏上家庭主夫这一条路……经过这些年与世无争的生活沉淀，对于以往的感情他有了另一种觉悟，并且能坦然接受再次面对她。恋人、夫妻做不成，朋友总是可以当一辈子的。

现在，两人虽男未婚女未嫁，却再也找不回多年前那段情感的蛛丝马迹。

他欣然接受两人蜕变成长后的感觉，却又无奈于世间情感经不起时间的摧残和考验。

所谓的“永远”当真存在吗？“永远”是什么呢？当感情的热度和感觉已然消失，两人如何携手走向明天，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永远？他不明白啊，也害怕去了解……他承受不起再一次的情感创伤，也无心再去经营追逐了。

任无情抵靠在电梯门内，无视于身边进进出出的人们，他就这么站在电梯内发呆沉思，又开又合的电梯不知已上上下下多少次。仿佛连走出电梯门的勇气，都在瞬间消逝……

## 6

再次回到病房，依依已然清醒。算算时间，已经过了一个小时。

“你醒了？觉得如何？”一脸疲惫的他来到病床前，柔声问。

“精神好多了。”她半坐起身，虚弱的身体在获得充分休息后改善许多。

“早餐吃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我刚刚醒来就看到茶几上放着餐盒，我猜那是你为我准备的早餐，一下子就吃光光了。”她吐了吐舌，模样好不可爱。

“好吃吗？”“嗯，不过……”她顿了下。

“不过什么？”“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作的菜耶。”自从两人初识的那天吃了那一顿晚餐后，她就朝思暮想有机会再尝他作菜的手艺呢。

他温柔一笑。“等你出院，再请你到我家好好吃一顿。”“真的？”他听了好不高兴。“一定喔，不能骗我。”她伸出小指，要他打勾勾印信。

他微愣了下。

“一定。”还是伸出小指，轻轻盖了下手印。她真是位天真烂漫的小女人呢！

“我恨不得现在就可以出院呢！”她迫不及待地表示。

“医生说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出现其它毛病，后天下午就能出院。”他边说边将茶几上的餐盒一一收拾好。

“还要等到后天啊？”她哀怨地低叹一声。“无情……我可以这样直接称

呼你吗？”她敏感地发觉他的心不在焉，却也只是静静观察、放在上底。

“当然。”他微微一笑，笑容是温和体贴的。

“之前你进来的时候，我好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脚步声。”自觉不该如此好奇，但还是忍不住想问。

“是我的朋友，也就是我拜托她作这份早餐的人。”轻描淡写地带过。“依依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下午再过来医院看你。”说着，他就要踏出病房。

“无情……”她唤住他。

“嗯？”“可不可以顺便帮我带几本日本漫画过来？”她辞不达意地随便找了句话。

其实她真正想问的是，为何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是否有事情困扰着他？想想，自己似乎太过好奇、多事，也就作罢。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他点头，挂着温和笑容转身离去。

“唔，他怪怪的。”任无情离开病房后，莫依依半坐在床上自喃道。

虽然他依然一派温和，体贴依旧，给她的感觉就是有那么万分之一的不同。好似原本平静无波的湖面被天外飞来的石子扰乱，在经过圈圈涟漪后，湖面虽然恢复平静，但湖水却已有石子落入，搁置在湖心中。

寂寞深闺，柔肠一寸愁千缕。

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语。

倚遍栏杆，只是无情绪。

人何处？连天芳草，望断归来路。

不知为何，此时此刻，她的脑海突然浮现这首诗，诗中的情境如缠绳般地揪着她微乱的心扉。

为何她无法抗拒任无情的温柔笑容？殊不知，那温暖中隐着凄冷的清魅眼神，竟是她决定留在那栋鬼屋的主要原因啊。

该如何是好，她觉得自己面对任无情时，愈来愈无法自拔了。

“依依，如果觉得太勉强，还是在医院多休息几日再说。”任无情在办了出院手续后，仍不忘叮咛。

“不用了，我真的已完全康复了，只是小感冒而已，别太大惊小怪了。”甫出院的莫依依在任无情的接送下，和他一起来到停车场。

“你啊，出院后要是再不好好照顾自己，下次再昏倒，我可不管你了。”将她的简单行李放置在车厢后，他语带警告地将她送进车前座中。

“知道了啦。这两天辛苦你了。”莫依依嘟着小嘴，半感谢半撒娇地笑道。

“送你回去之前，我想先去超市买些食物，如果你觉得太累，就乖乖待在车子中，我一个人去买就行了。”一切坐定后，任无情动作熟练地将车子驶出医院地下停车场。

冷不防的，将车子驶出停车场的瞬间，从后视镜中，他的眼角余光仿佛见到宫城聆子正从车内走出来。

正想瞧个究竟时，车子一转弯，淹没了整个视野。

“怎么了，你看见什么了吗？”乖乖坐在一旁的莫依依，感觉相当敏锐。

戴着蓝色太阳眼镜的任无情，表情是一成不变的冷静，然而刹那间的细微动作却是让敏感的依依发觉有异。

“没……什么。”他摇头，敷衍的语气下是一颗慌乱的心。

莫依依对人的观察太过敏锐，她总是能捕捉到他每一丝心神反应。他

皱眉，不乐见自己心绪如被偷窥般无所遁形。

“是吗？”她下意识地反问一句，含着不确定。

“好不容易终于出院，今天晚上你想吃些什么？”他若无其事地错开话题，一脸轻松地问。

“你真的要特地为我煮晚餐？”她惊喜地问。出院的喜悦早已让她忘了这一回事，没想到这个冷淡男人如此有诚意，不容易耶。

“我们打过勾勾的，不是吗？”他温和一笑，平稳地驾驶着车子。

“你人不坏耶。”她毫无心机地脱口而出。

“什么时候你把我当过坏人了？”他无辜地追问。

“就那一次嘛。你把人家请来又赶走的那次。”她实在不想提了，十天前的事情她已忘了九成半。

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解释。

“算了啦，如你所说，你肯请我免费吃一顿就该很满足的，你没有那种主动帮我的义务。”她挥挥手。“只要今晚再补请回来就行了。”她贼贼地表示。

“只怕你的小胃装不进我的美味手艺。”他握着驾驶盘笑望。

“别小看我，今天晚上尽管使出你的拿手本领，我可是会照单全收的。”她那视死如归、慷慨就义般的神情，令他不禁莞尔。

这小妮子拥有一颗相当纯真的赤子之心呢，他暗忖一声。这是之前和宫城聆子相处时，她所没有的优点。

拥有高学历的聆子总是一脸严肃，拚命在工作领域上冲刺求发展，和他在事业上随遇而安的态度大相径庭，经过这些年，他似乎也从中领略出，女方父母的反对态度并非导致分手的唯一原因，两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。

五年过后，他已三十一岁，同龄的宫城聆子也如愿成为商场上女强人，而依依的出现，闯入他原本的平静生活，搅乱了他静如死水的心池。

开着车，他的眼角飘瞄着身旁的莫依依，沉闷的心思以无语替代。

不同时间、不同空间，脑海中聆子和莫依依的身影却重叠一起。他病的了吗？为何将毫不相干、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人，可笑地比较着。

两人来到超市后，依依一见到各式各样的美味食物，就“黏”在漂亮的玻璃橱窗前，赖着不走。

“无情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耶。”她指着其中一块抹茶蛋糕，吞了口口水。刚刚离开医院前，才吃了顿医院提供的营养午餐，虽然称不上难吃，和外面花花世界的美食比起来，当然还是眼前的食物美味多了。

“才刚刚吃完午餐，你不怕胖啊？”取笑的同时，他已伸手掏出钱包，很大方地买了一整盒。足足有六大块呢！

“你弟弟也喜欢吃这种甜食啊？”她伸手接过他递来的杯型抹茶蛋糕，很开心地边走边吃了起来。

“这家‘米彩屋’的洋栗子在日本非常有名，我和无仇、无恨也很喜爱这家的蛋糕甜点。”他微笑着表示。

“可是价钱不是普通的贵呢！”她望了一块四百日圆的售价，不由得瞠目结舌。一块蛋糕折合台币大约一百元呢，真的好贵，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。

“庆祝你病愈出院，就别在意那么多了。”他毫不在意地表示。

她和无情走在超市中，引来不少异样眼光，这是她之前和陈建国一起来时，不曾有过的经验。

无情的外表相当吸引人，这是引来目光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而沿路上不时有销售员主动和无情打招呼，显示无情是这边的常客，而且他的人缘看起来似乎不错，不然不会引来如此多的注目眼光。

“你常来这家百货公司的超级市场？”她敏感地发现到这些眼光当中，并非全是友善的，有的视线夹着好奇和妒意。

“嗯，我一直在这边买东西，营业员们都和我相当熟识，”回答的同时，他不忘以微笑和点头来响应对方的招呼。

日本人是相当多礼的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就在两人走到生鲜柜的台前，一名穿著白净制服的年轻作业员来到两人面前。

“任先生，很难得呢，见到你身边有女孩子喔。”对方操着标准国语，笑着寒暄道。

“她是台湾来的朋友，我略尽地主之谊。”他微笑以答，注意力全放在眼前的生鲜食品上。“今天的生鱼片看起来很新鲜，不如我们晚上就吃道地的日本料理，如何？”他征询她的意见。

“可以啊！”她没有意见，只对旁人的眼光感到浑身不自在。

看这状况，任无情这家伙的女人缘一定很不好，不然大家不会把她当作稀有动物般看待。

唉，替他感到悲哀……她泛滥的同情心兴起，静静望着他采买食材的模样。反正她对烹饪、家事完全不懂，自信帮不上他任何忙，不如乖乖待在一旁，省得惹是生非，愈帮愈忙。

“依依，怎么了？”见她忽然变得安静，趁结帐时他随口问。

“没有啊，只是觉得你好厉害，很佩服你呢！”她真诚以答，毫不造作。

“你真的这么认为？”她的赞美让他讶异，他低头反问身边的她。

“是啊，你对料理、食物懂得既多又详细，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”她不明白为何他会有这种受宠若惊的反应。

听到她的回答，他的神情瞬间闪过黯然。

仅是瞬间。

“怎么了，我说错话了吗？”见他不言不语，她感到讶然。

“没有。”他摇头，惯有的温柔微笑再现脸上。

莫依依明知他只是在敷衍，却也无意再多说多问。

提着刚买好的食材，两人来到地下停车场。

“无情，如果你还有时间，我想到其它楼层去买些东西。”放好两大袋的食品后，她向他表示。

“想买些什么？”他没有立刻反对。

“我想买件大衣还有圣诞礼物。”说到购物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来日本一趟，又适逢年终大拍卖，不买些东西犒赏自己，未免太对不起自己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会儿。“明天我再载你出来好不好，今天下午时间匆促了些。”他委婉地表示。

“明天也可以啊，反正我刚赶完稿，时间多的是。”她耸耸肩，一副有何不可的轻松神情。

这么一来，明天她就又有机会可以和他一起外出逛街，她求之不得呢，何乐而不为？她暗中窃笑着。

“依依……”“嗯？”他的声音将她从窃笑中拉回现实。

“你介不介意我邀请一个朋友一起吃晚饭？”他突然启口问。

“咦？”她不明白。

“就是前天受我之托做早餐的那位朋友，我想请她吃晚饭，好好谢谢她。”他简单说明。

“当然可以啊，我也只算是你受邀的客人之一，你不需要顾虑到我的想法和心情的。”对于他的客气和尊重，她感到相当不可思议。这家伙显然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意见呢。

“你们女孩子一向会在意的，不是吗？”他的语气很认真。

这个问题搞得她满头雾水。

“我不知道其它女孩子怎么想，我是个喜爱热闹和朋友的人，所以不会介意你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啊！”她的态度真诚却也带着不明白。

“我很开心听到你这么说。”欣然的语气代表他的宽心。

坐进车座内，她探求的目光被他的一举一动所吸引。

真是个特别的男人啊，莫依依打从心底对任无情感到好奇。

温柔、安静、神秘、贤慧、善体人意、忧郁、脆弱集于一身。他温柔背后的真面目究竟为何？那令他带着忧郁气质的原因又为何？这个近而立之年的男人为何如此安于眼前的生活，外面世界的权力、金钱、种种诱惑……难道无法吸引他踏出家庭，在职场上冲锋陷阵？以他这种内外在兼优的条件，他没有道理愿意乖乖窝在茶米油盐酱醋茶的枯燥生活中，日复一日的安然度过。她真的不明白呵……时间在她的胡思乱想中消逝，车子一出停车场，充满圣诞气息的街道竟下起片片白雪。

“下雪了！”她的惊喜为暗沈的东京天空带来如新生般的希望。

“圣诞节快到了。”任无情沉沉一笑，直觉今年的耶诞会因为莫依依的出现而不同以往的制式无趣。

这时，他猛然惊觉，什么时候，他濒临槁死的心竟也因依依的闯入，开始复苏起来……

## 7

寒冷的天气，丝毫冷冻不了莫依依此时的心情。

从超市回来后，任无情一直在厨房忙碌着。帮不上忙的依依，只能坐在厨房餐椅上，见他忙进忙出，手脚灵活的展现做菜手艺。

她是想帮忙的，奈何任无情依然视她为病人，坚持要她在一旁休息，不然她至少可以摆摆碗筷、递递调味料什么的。

她的视线跟着他忙碌的身驱移动，那颀长的背部线条覆在一件蓝色围裙下，显得如此协调顺眼。一个大男人穿著围裙忙进忙出。给人感觉却如此温馨，她好似找到了从以前就在脑海中勾画的理想情人……“无情……”她忍不住唤他。

“嗯？”流理台前的他回过头，正拿着汤杓试味道。

“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单身？”她语不惊人誓不休。

被她这一问，冷不防地，任无情猛地呛了气，先前含在嘴中的高汤呛得他不住咳嗽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见他如此喷饭的反应，她直觉夸张有趣。这位个性偏冷的男人其实也有他喜感的一面。

“为什么忽然问我……”这么敏感的问题。

震惊过度的他连话都无法说得完整。

“只是好奇罢了，没其它意思。”她同情地看着他狼狈的模样。

才怪，其实她是想知道他究竟结婚了没有，如此居家的男人或许曾经有过婚姻，她猜想着。

“结婚这种事情不是一厢情愿就成的，明白吗？”他答得简单干脆，迅速回过身继续处理手中料理。

有那么几秒的时候，莫依依从他瘦长的背影中，发觉他的颤抖。

他背对着她，轻颤的身影强烈刺激了依依。

她果真说错了话了……依依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缓步来到他身后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从身后环抱住他，脸蛋抵着他坚实的背道歉。

“依依……”他怔愣住了。

她那双小小冰冰的手，正环抱着他，紧紧圈抱住他的腰际。她…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当回过神来，莫依依发现自己的过分主动。瞬间，她的小脸蛋烫得像颗红苹果似的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她不敢直视他，一脸歉然的转身夺门而出。

“依依！”任无情原想追上前去，电话却在这时响起。

压抑住心底的激动，他停下奔追出去的动作。接起电话，话筒彼端传来的声音让他混乱的脑袋冷静不少。

“是你……”是宫城聆子。

“怎么了，你的声音有些慌乱？”电话中的她仿佛能窥见他此时此刻的狼狈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在心底低叹一声。“你听到我的电话留言了？如何，今晚有空吗？”这是和她分手五年后，第一次的正式邀请。

“无情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去。”她的声音充满歉意。“我……今天有去医院找你……”她似乎有口难言，吞吐的话语不似她平时精明干练的作风。

“我知道，离开时，我刚好看到你的车子。”他的声音转为黯沉。他知道她一定有话对他说，不然不会有这种左右为难的声音表情。

终于，她狠下心，深呼吸一口气。“我……要结婚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平静冷然的。

而电话这头，紧握话筒的手却开始颤抖。

“无情？”听他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聆子有些担心。

“恭喜你……”他力求镇静，脑袋却空白一片。

“无情，我希望你可以来参加婚礼，所有人中，我最想得到你的祝福。”真诚的话语来自他熟悉的声音。

“我一定会去的。”他答得爽快轻松，心底却如刀割般难受。

“对了，那个女孩身体康复了吗？”她特地问起。

“嗯，托你的福。”无情无意识地答道。

“我会寄帖子给你，你一定要来。”再次叮咛后，她平静地挂上电话。

任无情手心紧紧握着话筒，呆站在厨房走道前。

聆子这突如其来的婚讯，像当头棒喝般，狠狠地将他敲醒。

原来，他还是无法潇洒地放开五年前的那一段情。

缓缓地将无线电话放回，不知有多久的时间，他的脑袋完全空白。直到流理台上的汤锅沸腾，溢熄了瓦斯炉，他才稍微回过神来。

伸手关掉瓦斯，却一个不留神，打翻刚煮沸的热汤，溅烫了他的手。

“无情！”任无恨的声音在此时响起，刚下班的他一进门，便撞见厨房中的无情像失了魂般地打翻炉上的滚汤。

一向细心的无情怎会有这种不合理举动，无恨深感不对劲。

“发生什么事？怎么这么不小心。”他连忙冲到无情身边，将动也不动的他拉到一旁。

无情没有说话，长长的眼睫仅闪了下。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先用冷水把手冲一冲！”无恨心疼地拉着他冲水、冷敷。

经过简单的包扎处理后，无恨拉着无情来到客厅休息。

还好他发现得早，处理得当，不然无情这双巧手铁定就要报废了。

无恨望着餐桌上那半满的日本料理美食，还有摆着共四副的汤瓢碗筷，心底一团雾水。

三哥好久不曾这么盛重的准备丰盛大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何以让他如此大费周张、花费心思？“三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邀请谁来家中吃饭？”他瞄了隔壁房子一眼，微弱的灯光代表此时有人在那房中。

如果他没记错，隔壁那个叫做依依的女漫画家，应是在今天出院。这两、三天来他自己一直忙着百货公司的年终活动，几乎没时间回家睡觉、吃晚饭，因此他对家中的状况并不清楚，只知道自从那天那女孩紧急住院后，无情跑医院跑得很勤。其余的后续发展，他全然无知。

“喂，你到底怎么了，不要闷不吭声，会吓死人的。”无恨试图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无情的个性相当内敛沉稳，能让他如此失控，绝非易事。

“不要管我。”坐在沙发椅上的他忽然站了起来，声音是冷酷无情的。

“哥……”无恨诧然地望着他，无法理解他温和态度的转变。

“我要出去走走，晚餐你自己吃。”他面无表情地交代完，直直往房门走去。

“三哥，你要去哪里？现在外面正下雪，你没加衣服要上哪儿？”无恨连忙追上，阻下他的去路。

“让我一个人好好静一静。”包着纱布的手隐隐作痛，烫伤的灼痛感时时提醒着聆子方才在电话申的话语。为何，一段曾经的情感还能如此地刺伤他。感情，这只会让人遍体鳞伤的东西，他不要也不想。但，依依……“我不能让你一个人，太危险了。”无恨执意不肯放行。

“让开！”无情苍幽的脸庞更显阴沉，低斥一声，他无视弟弟的阻止，独自走了出去。

而无恨也只能眼睁睁地见他离开。

也罢，他太了解无情的个性，一旦他执意去做的事情，没人能改变得了。他没开车出去，危险便降低许多，安全无虑下，他对他的忧心倒也显得多余。

只不过，他依然很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无情乱了方寸？看这情况，该不会是莫依依那家伙……不，莫依依太过单纯又无心机，不足以动摇

危害无情的心。难道……又是宫城聆子？

回到隔壁房间后，依依一个人窝在房间中，仅仅打开一盏小灯，微弱的灯光映着漆黑的偌大空间。

她咬着唇，泛红的脸颊依然是发烫的。

怎么办，好可耻、好丢脸喔。她竟然主动向他示好，不要脸地抱着人家。

她抱着枕头，整个脸埋入其中。

为何她会变得这样大胆？因为对方是任无情的缘故吗？如果他因此而讨厌自己，她该如何是好？她不要他讨厌啊……依依一个人缩躲在卧房角落中，任凭四周的黑暗吞噬掉自己。

“依依……”忽地，无情的声音传入耳际。

她从枕中抬起头来，怀疑自己的听觉。

“无情？”她不是在作梦。

循着声源望去，无情动也不动地站在房门口，微弱的灯光令她看不清他此时的表情。

他缓缓走了过来，停驻在她面前。

“你怎么了？你的手……”她的视线落在他包里着纱布的左手。

无情蹲下身来，神情不哭不笑，不冷不热，足是带着沉重的悲哀。

“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她直觉事情定有蹊跷，连忙关心地问道。至于方才的尴尬她早就忘得一乾二净。

“我……好冷。”无情整个人好似就要倒下，依依见状，连忙起身搀扶他。无情整个人就这么倚靠在她的身怀中。

“无情……”两人的肌肤一接触，她这才发现，他的身子冻得不得了，整个人冰冰冷冷的，体温极低。

“让我这样休息一下，一下子就好……”他的颈项倚靠在她的肩上，全身无力地投入她温暖的怀中。

依依怔愣住了，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他的身子为何这么冰凉，难不成他穿著这身单薄的衣物站在外面吹风受凉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的手因何受伤？满脑子的疑问却无法得到他的回答，悲哀无助的神情让她无法拒绝这突来的要求。

她没有勇气拒绝他，最重要的，她喜爱他，也乐见在他茫然无助时，他愿意来找她诉苦。

就算他不愿说明原因地无所谓，只要这般守候在他身边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

望着他蜷缩在身旁、如婴孩般的睡颜，她伸出掺杂同情和爱情的手，将他紧紧地拥入怀中。

再度睁开眼睛，已是隔天清晨。

任无情翻了个身，这才发现，自己躺在一张不熟悉的双人床上。

侧过身，环顾置身的周遭环境，昨晚的记忆一下子涌入脑海中。

他还记得出门后，他在附近街道上茫然走了许久，等回过神后，他人已站在隔壁房屋前。于是，他就走上楼，来到她的房里……她人呢？他翻身望向身边的雪白床单，偌大的双人床上孤孤单单的，仅躺着他一人。

这就是他不喜爱双人床的原因，过大的睡眠空间只会让人显得更加孤

单。

“醒来了？早啊！”依依那充满元气的声音从露天阳台传来。

她笑着探头进来，灿烂的笑容在温暖冬阳的衬托下更显耀目。

“早……”任无情轻应一声，被她炫目的笑颜迷惑。

“我早餐弄好了耶，你要不要吃？”她穿著昨晚他没有换下的围裙，笑问道。

“嗯。”他没有拒绝，弯下头看见自己半裸的身体，瞬间，惊讶的情绪烧灼掉他的神经。

昨晚他该不会对她做了不该做的事？倏地，他从床上跳起，冲到她面前。

这迅雷不及掩耳、如豺豹般的敏捷动作，着实吓了依依一大跳。

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现在的脸色不是很好看耶。她满头雾水望着惊慌的他。

“昨天晚上，我……”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她。

今天的她看起来格外耀眼夺目，长长的头发扎成两条小麻花辫，长袖的白色套头毛衣上是他那件常穿的蓝色围裙，下半身则是洗得泛白的牛仔裤。这身装扮不但适合她，且动人极了。

“昨天晚上怎么了？”依依有些不好意思地盯着他的眼。她的视线不敢乱摆，深怕自己的角度不对，就会瞧尽他赤裸的上半身肌肉。

“我的衣服……怎么不见了？”他衷心希望不要有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。

昨天他虽滴酒未沾，但来这里后的记忆很模糊，或许是人累而睡得太沉，让他一觉到天亮。

“昨晚你衣服全湿了，所以我帮你脱下，拿到浴室晾干。”她不解地看着他。

刚刚她还以为是什么大事让他紧张得从床上跳起来，原来是担心他宝贝衣物的安危。

“是这样啊！”他原本想再问下去的，终究把话咽了回去。

“你的衣服应该已经干了，我去帮你拿来。”说着她就要走入浴室。

美其名是要帮他拿衣服，其实是无法忍受这么和他赤裸相对，她匆匆转过身，准备走到浴室。

“不用了，依依。”他拉住她的手。

依依回过头来，瞬间，四目相望，一阵莫名电流从他牵握的小手中传递过来。

她猛地抽回手。错愕地望着他……“我自己去浴室拿就行了，我想顺便冲个澡。”他面无表情地越过她，直直往浴室走去。

依依直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喜忧参半的感觉冲刷着心头。

任无情似乎变得更加忧郁、冷淡了。之前，她还可以感受到他脸上的温暖气息，但刚刚她面对的仿佛是一颗冻结成霜的心扉。

她耸耸肩，怀着纳闷的心情来到阳台外。

望着满桌精心布置的早餐，她变得一点胃口也没有。

从认识任无情的那一晚起，她就觉得任无情是个非常奇怪的男人。阴晴不定的脾气外，还有多变温柔的神秘性格，再加上他沉默寡言的孤僻性情，两人的沟通更加显得困难。

如果他愿意把她当成朋友，不再对她保持距离，就像昨晚那般，她深

信两人的情感一定可以更进一步。就算不是恋人，当个知心好友也无可厚非啊！

知心好友……她的欲望真的如此简单吗？不知倚在栏杆上发呆多久，当她再度回过神时，任无情已冲完澡，换上深蓝色的毛衣，不发一语的来到她身边。

“衣服干了吗？”发觉他的存在，她慌乱地找话题搪塞，以掩饰她发呆神情被他捕捉到的尴尬。

“嗯。”他轻应一声，站在她身旁，同她一起眺望自家花园的风景。

“这庭院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整理照顾的？”她望着隔壁美轮美奂的花园，随口问道。

“庭园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亲手栽种整理的。”他心不在焉地答着，视线懒懒地落在她俏丽的脸庞上。

“你真的很厉害呢，家事、料理、园艺……等等都难不倒你。”她打从心底钦佩他的全才及万能。

“我喜爱照顾花草时的那种感觉。”他抽回低望的视线，淡淡答着。

“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”她追问。

“像是恋爱中的感觉般。”他若有所思地回答。

“我不懂。”她摇头。

“花草树木这些东西同样拥有生命，却永远不会背叛照顾他们的主人，和他们相处时，我的内心非常平静快乐。”他边说边走到阳台的白色餐桌旁，坐了下来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听完他的回答，她颇受感动。这可是他第一次对她吐露心底的感觉呢，有进步喔。

“这就是你特地准备的早餐？”他的视线落在那一桌她口中的“盛宴”上。

“是啊，没有动到厨房耶，能够变出这一桌早餐，不错吧！”她得意地向他展示她的精心成果。

两盒保久奶，两盒柳橙汁，两块海绵蛋糕，两份三明治，两颗苹果，还有一朵沾着朝露的红玫瑰。

“这花你怎么弄来的？”无情拿起桌面上那一株红玫瑰，凑近鼻下嗅了嗅，神情平静得深不可测。

“我偷摘的。”她吐吐舌。

“那么多花款中，为何独独钟情这一朵？”他将玫瑰夹放在她的耳际边，语气不冷不热。

“因为它正含苞待放，且颜色最最鲜艳。”她看不出他此时的情绪，他的神情比之前来得冷峻许多。

“下次不要摘我家花园的花，我会心疼的。”他轻描淡写地交代，随手拿起一份三明治嚼食。

“你怎么认得这是你家的花？”作贼心虚的她挺过意不去的。

“这附近不会有人种出如此美丽的玫瑰，况且这些花都是我亲手栽种培植的，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。”他皱眉，显然不苟同刚入嘴的三明治。

“好嘛，我下次摘别家的花就是了。”她不甘愿地点点头，完全不介意他的冷淡脸色。

这家伙一副心事重重的忧郁模样，加上昨晚的奇怪举动，她才不奢求

他今早会有好脸色可看。

“昨天晚上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你，请你忘了它。”他放下难以下咽的三明治，不再进食。

“我怎么可能忘得了。”她的回答令他错愕地抬起头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
“若你不告诉我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我这一辈子都会抱着疑惑。”她望着他缠着纱布的左手，话底有着相当程度的不满和暗示。

这男人看似温柔，有时也挺霸道的，他要她忘掉昨夜的一切，她就乖乖听话，装作没事发生吗？“我的前未婚妻要和别的男人结婚了。”令人意外的，他据实以告。

“什么？”她的愕然可想而知。

“昨晚我想邀请的人就是我的前未婚妻，原本以为她会来的，结果她不但拒绝我，还告知这消息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冷静得可怕，神情则是黯然的。

依依一听，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是好。

“我请你忘了昨晚的事。”他淡淡地请求完，接着便起身准备离去。

“无情！”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他停下脚步。

“我不要忘记昨天的一切。”她来到他面前。“从我们两人认识开始，直到方才，这段时间所发生的种种，都将成为我这一生中的美好回忆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把你忘了。”她激动、认真地望着他。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？”响应她的，是毫无动容的言语。

淡淡抛下这句话后，无情头也不回她转身离去。

莫依依咬着唇，呆站在原地。

她望着他毫不留恋的离去背影，心绪酸楚不已。

一直压抑的沈默代表她对自身情愫的无力感，而晶莹的泪水好似她有口难言的窘境，只能无声无息的滑落……

## 8

万万没想到，原本欢天喜地的出院庆祝，竟变成两人日渐疏离的开端。

自从那天低调的早餐话别后，依依和任无情再也没有交集。

依依没有搬离豪华鬼屋，仍然一个人窝在卧房中，日复一夜地埋首作画。

每天早上她一定会来到阳台上，渴求望见他的身影，然而好似有意回避般，任无情不曾出现在她的视野中，任家庭园的花草也不再如从前般美丽，而日渐枯萎、凋零。

日子在一成不变的赶稿生活中度过，这一个月来，她的生活起居和刚来时没啥改变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每三天便有钟点佣人来帮她补粮、打扫。

佣人是陈建国找来的，他不放心她一个人独居在此，又深知自己劝不动她返家，于是便自作主张，请了个会说中文的钟点佣人。

依依原本应该会极力反对的，然而和无情间的低调冲突，让她无心去理会任何事情。

陈建国的一番心意，也就随他高兴了。只要他不常来烦她，有个钟点佣人倒也方便许多，至少赶稿之余，她不必担心会有断粮之虞。

和无情之间的关系，除了满腹无奈外，便是茫然的思绪。她不知该怎么做，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主动开口化解他的冷漠。

人家都对自己不理不睬，摆出的冷淡脸色已经够明显了，她何必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。

话虽这么说，要她主动割舍对他的倾慕之情，她又无法下定决心。毕竟，她不愿放弃这个好不容易令自己心动的男人。爱情可遇不可求，这个道理她深信不疑。

在茫茫人世中，要遇到让自己心仪不已的对象，是多么难得的际遇啊！她不甘心就此放弃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“依依小姐，台湾来的电话。”钟点女佣的声音将出神的她拉回现实世界。

阳台上的依依回过身，望着对方手中的大哥大发呆。

这支电话也是陈建国特地为她办理的，他奉莫母之命，一定要弄支电话给她带在身边。说穿了，只是方便莫家和陈建国随时掌握她的行踪罢了。

“我不想接。”她心不在焉地摇头，无意和电话中的母亲通话。

“小姐……”“别烦我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她倚在阳台的栏杆，视线不曾离开过那座日渐荒废的庭园。

他到底跑去哪里了？就算不愿见到她，也不需要如避瘟疫般地躲着她，只要他亲口说一声，让她彻底死心，她绝不会硬赖在这里惹人嫌。为何他就是不愿见她一面……混乱无助的思绪在阳光日移下分秒飘过，每天早上的漫漫守候似乎成了她的例行事务。

天气好时，她干脆就把作画的场所移到阳台上，怀着渴望见面的心情在窄小的户外餐桌上埋首作画，视线不时抬起，落在隔壁庭院中。天气不好时，寒冷的风势雨势让她无法待在阳台，她只能隔着大大的落地窗，静静等待希望能捕捉到他的身影。

然而，结果是令人失望的，任无情就像失了踪般，不曾再出现在她面前。她一个月来的努力如泡沫般消失，徒留下来的，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……

“依依，站在阳台上吹风是会感冒的。”陈建国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。

随着声音，一件黑色大衣披覆在她肩上，瞬间，温暖的气息包裹住她单薄的寒冷身躯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不必回头，她就知道来者何人。

每个星期，不管他身在何处，他都一定会飞来日本探望她。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曾让她在心情低落时，深深感动过。

“新年快到了，伯母要我来带你回去。”他来到她身边，敦厚温和的表情下满是爱恋的容颜。

“我不回去。”她摇头，转身回避他灼热的视线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追问。

“我打算一直留在这里，直到腻了为止。”她对他的态度不再冷淡，但也毫无热情可言。

“为了那个男人吗？”他的视线转移到任家空无一人的萧条庭院上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她的心猛地跳了一大下。

“任家的男人你惹不起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！”陈建国话中隐含着很深的妒意及警告意味。

“你愈说愈离谱了。”她蹙眉，心虚地想从阳台上逃开。

“你清楚我在说什么。”他转身阻止她的去路，双手撑着栏杆，紧紧圈围住她。轮廓分明五官是坚毅且微愠的神情。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她的心慌了。

陈建国霸道的态度是她之前所没见识过的，她一直以为像他这样好好先生般的男人，脾气是起不来的。现在看来，这一个多月来她对他刻意保持的冷漠态度终于把他惹火了。

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。”他咄咄逼人的凑近。“任家老三任无情，不是你爱得起的对象，你何必苦苦守候。”“你什么都不懂，没有资格这般诘问我。”她咬着唇，含泪的晶眸瞪着他。

“这一个多月来，我虽然没有在你身边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却都是我相当关心的焦点。你生病住院的那几天，要不是我人在德国走不开，我一定会立刻飞过来照顾你。”他抓着她的肩，相当激动地表示。

“你……找人监视我？”她简直不敢相信。

“不是监视你，是派人暗中保护你。”他认为没有请求谅解的必要。“你要我如何放心把你一个人丢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？我可不希望我单纯的未婚妻，在日本出了事，被其它有心的男人伤了寒毛。”他严肃地看着她。

“谁是你的未婚妻！”依依紧握拳，冷冷地别过头。

“别再做无谓的逞强反抗了。”他劝服她。“伯父伯母和我爸妈已经决定，我们的婚事要在农历过年前完成，帖子和消息都已经准备发布出去了。”

“你……胡说！”她当然不会相信，父母亲不会这么不声不响地就把她卖了。

“我没有必要欺骗你。”他凝视她又惊又愕的脸蛋，沉声道。

“放开我！”依依打从心底憎恶双方父母的擅作决定，还有他的不择手段。

“我是不会放开你的，永远都不会！”陈建国硬是抬起她的螬首，眼看他渴求的唇就要覆上她的……“你不要碰我！”依依痛心疾首，她一咬牙，狠狠地用脚膝顶撞他的腹部。

强烈的痛楚袭击而来，他哀叫一声，屈服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。

“你要是以为这么简单就能把我娶进门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”趁他抚痛的同时，她逃离他的势力范围。“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的婚姻大事，我莫依依不是任人玩弄操控的傀儡娃娃”她气急败坏地表明立场。

“你以为伯父伯母为什么这么急着把你嫁出去？你可会想过其中的原因？”他没有逼近，若有所意地看着她。

“他们是爱女心切，担心我嫁不出去，急病乱投医罢了。”她有些慌了，因他过于自负的胜利笑容感到不安。

“你错了。”他摇头，乐见她眼底的不安和恐惧。“可见你对于父亲事业的营运现况完全不了解，如果你稍微关心一下，不难了解这个中原因。”“你是说……”她忽然想起了些什么。她一直不明白，为何母亲这半年来，忽然对她的婚事积极起来，她一直单纯地以为，母亲只是担心她嫁不出去罢了。现在经由他的提醒，她才深感事态严重。

“莫家企业的营运状况自亚洲金融风暴后便开始走下坡，能够硬撑到现在，除了你父亲的坚持外，就属我们陈氏企业对莫家的资金援助了。尤其是这半年来，要是没有我们陈家的帮忙，你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事业王国早就毁于一旦了。”他道出这个极为残酷的事实。

“我不相信……”依依颤着声，脑海一片空白。

“事实上，我们陈家手中握有的股份已经快超过你父亲手中的持股，要不是我父亲看在两家交情上，你爸爸早就丧失公司主导权。莫家企业是上市公司，只要一有大笔跳票记录，你父亲就永远休想在工程界立足。”虽然极为残酷，他的每一句话却都是事实。

莫依依对父亲的事业危机毫不知情，他是可以理解的，莫家父母对她这位独生女宠爱有加，当然不会把家中的窘境让她知道，让宝贝女儿徒增烦恼。况且，凭他对依依的了解，要是她知道这件事情，她一定会想尽办法化解父亲的危机。如此，要她点头答应嫁给他，就绝非难事了。

“这件事情我会跟家里求证，你……回去吧！”依依力求镇静，全身颤抖的她难过地下逐客令。

不，她不愿相信，年事已高的父母竟然双肩顶下如此沉重的压力。如果她可以早一点发现家中的窘境，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，由别人口中得知这噩耗。

“依依，原谅我必须以这种方式让你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无法从对任无情的盲目情感中清醒。”他的态度转为温和，见她可爱的脸蛋满是忧愁，并不是他的本意。

“无情是无情，他和家中的事情毫不相干，你这么做是白费心机了。”她不愿面对他，撑着过度震惊的脑袋欲往房内走去……忽地，她觉得头昏眼花，脚一软，整个人往栏杆跌去……“依依！”他反应很快地伸出援手，跨步向前抱住她。

“放开我，不要碰我！”依依不愿就此屈服，她挣扎着，欲挣脱开他紧拥的怀抱。

“依依，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，就算你父亲没有财务困难，对你，找也是势在必得。”他不肯松开手，无视她不愿屈服的反抗。

就这样，他抱着又打又扭的依依，走出房门坐上车直往机场奔去。

他深知，依依她相当清楚自己无从选择，没有退路可走了。

就在陈建国软硬兼施的将依依带上车时，人在二楼阳台的任无情，透过半掩上窗帘的落地窗，默默将一切尽收眼底。

“三哥，今天要出门的时候，我有看到莫依依呢！”一如以往，任家的早餐桌上只有无恨和无情两人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无情喝着黑咖啡，语气平淡得让人摸不着他的思绪。

“她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上了车。”无恨故意告诉他这件事，当然是想刺激刺激他。

“是吗？”依然是冷淡的语气和面孔。

这一个月来，他足不出户，宛如判了自己监禁般地窝在家中。不但庭院的心爱花草遭受池鱼之殃，就连买菜和别的日常必需品都用计算机网络订购，摆明了不愿出门的坚决态度。

“三哥，你这样整天闷在家里不行的啦，这一个月来你足不出户，许多在路上碰到的左邻右舍和售货员都一直追问我有关你的下落，要不是我聪明，随便瞎编说你出国，还真不知该如何应付你那些主妇朋友和仰慕者。”无恨看见他如此消沉，心底当然不好受。

“如果你不想受困扰，不要去街上就行了。”他依然一脸悠闲、冷静。

“我又不是你，哪受得了整整一个月都闷在家中。”他挖苦他。自己软禁

自己，简直不是正常人的行为。

“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”无情显然不想把口水浪费在刚才的话题上。

“今晚公司有迎新酒会，所以不回来吃了。”见无情无动于衷，他一肚子火。

“那么我帮你准备一些消夜。”无情向来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，即使遇到足以令一般人震怒的事情，他还是不慌不忙，态度绅士得很，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足以动摇他的心。

“哥，你不用把我照顾得那么周到。”无恨瞪他一眼。“多替你自己想一想，看见你整天闷在家中，连心爱花草都不愿理会，就算你煮再美味的料理，我也不会开心的。”他的食欲在两人的谈话中消失无存。

“喜欢在外面解决三餐就说一声，不必东拉西扯的说一大堆理由。”无情连眼也没抬，懒懒地将奶油抹在刚烤好的吐司面包上。

“三哥，你今天会不会出门？”“为什么忽然这么问？”他停下动作。

“今天是宫城聆子大喜的日子，你会不会去参加她的婚礼？”明知问这问题定会触动他的伤口，他还是问了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没有诚意的回答令人生气。

“听说大哥也有收到她的请帖，也难怪，她的公司和我们任家有生意上的往来，会请大哥参加婚礼是很正常的。”无恨故意说给他听。

“如果你有空在这里嚼舌根，不如多分些注意力找你四哥。”他的语气相当平静。

无仇自从那天和无情吵翻后，就一直没见到他的人影。

就他以往担任模特儿时的经验，一年半载没回家是很正常的，只是现在的他处于被冷冻时期，他的演艺通告不可能多到让他没时间回家过年。因此，无情稍微担心起他来，以为这家伙又在外闯了什么祸，四处躲人，不敢回家。

“你不用担心无仇啦，他那种浪子根本不会想到还有家得回的，过去二十九年来，有哪一次你见过他在家中连续住过一星期以上？人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换作无仇，是浪子回头‘钻石’不换。”他调侃自己的亲哥哥，嘴巴坏得毫不留情。

“我是要你多多注意社会版新闻，免得连你四哥这几天上了头条都不知道。”无情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。

他听得出他这番话有交代的意思。

“你要出去？打算去哪里？去多少天？”无恨追问。

这小子终于想开，打算解除坐牢的自限了。

“我要回台湾。”他离开餐椅。

“台湾？你回台湾做什么？”他的惊讶可想而知。

“陪爷爷他老人家。”他答道。“昨晚管家打电话来，说爷爷不小心扭伤了腰。情况虽然不严重，却也要住上几天医院。而所有兄弟中，有时间可以抽空回台湾探望照顾爷爷，也只有我一人而已。”“这件事情大哥二哥知道吗？”无恨相当担心。

“我还没通知他们。”“这样好吗？”他略带忧愁的视线直视着他。

“无恩、无怨的事业非常忙碌，且两人都已经成家，通知他们，只是徒增两人的烦恼罢了，照顾爷爷的工作还是由我代表就行了。”淡然的语气代表他将低调处理这件事情。

“你打算回去多久？三哥。”他有些慌了，他回台湾后，家中的大小事情谁来处理？铁定乱成一遭。

“视情况而定，等爷爷的腰伤好了我就会回来。”“哥，其实你早就想离开这个家，只是一直找不到适当且能够说服自己的原因，现在爷爷生病了，恰巧给你离家出走的借口。”无恨看穿他不语的心思。

“我有些累了，不想再插手家中的事，如此而已。”他说得简单明了，却相当震撼无恨的心。

“这一个多月来，你连心爱的花草都可以舍弃，让它们自生自灭，逐日走向枯萎灭亡。你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今天的这句话是不是？因为你早知道你会离开，所以没有继续照顾花草和我的必要，是不是？”他难以相信，聆子婚事的打击竟然让他如此失心丧志。

他已经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位无情三哥了。

“没错，我已经厌烦整天在柴米油盐、花草堆中打滚的日子。”他淡淡的表明态度，神情认真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难以置信地点头，无法接受这突来的消息。

事到如今，他自知无法对无情劝说些什么话了。

任家五兄弟中，无情的个性最为沉闷，行动力却最为实际果决。一旦他决定的事，很少人能劝得了他，就连魄力十足的大哥无恩、严肃少话的二哥无怨，都比不上他的顽固。

事到如今，他只能祈求无情只是回去散散心，不会从此“抛家弃弟”……神啊，请还给任家一个正常的无情吧！

## 9

“依依，真的是你？”莫母见到分离一个多月的宝贝女儿，惊喜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来到刚进门的女儿面前，心疼地打量她消瘦的脸庞。

“妈，你不要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嘛，我在日本过得很好，你根本不需要太担心。”她紧拥了下多日不见的母亲，感觉到她似乎憔悴了些。

“依依，你再不回来，妈妈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“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她察觉母亲的神色有异，原本想立刻质问的婚事只好先缓一缓。

“你爸爸他……”莫母摀住脸，梗着声。

“妈，爸爸他到底怎么了？”见母亲一脸哀容，她慌乱不已。

“今天早上你爸爸突然昏倒，紧急送医后，经过检查，医生说是脑溢血……”“什么！”依依的神情刷地苍白。

“我一个人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还好建国把你带回来了。”莫母的眼泪如雨水般落下。

“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没事的。”安慰母亲的同时，她自己心乱如麻。

如泰山般稳重可靠的父亲，竟然在一夕之间倒下，家里顿时失去了依靠。最糟的是，除了父亲，莫家没有其它男人可出面代替父职，公司那些事她从未涉足，对工程业一窍不通的她要如何帮助父亲稳定公司的人心？“伯

母，你不用担心，在伯父住院休息的这段时间，我会尽全力帮忙伯父的，只要莫氏企业有任何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”就在依依茫然失措的同时，一直默默在旁的陈建国忽然开口。

“我们莫家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插手吧？”纵使方寸已乱，依依终究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主观态度。

他当真以为自己是莫家未来的准女婿？凭什么要他这个外人来插手家务事。

“依依，不要用这么凶的语气和建国说话，他也是一片好意啊！”莫母看得出女儿的针锋相对，连忙劝抚道。

“妈，听说爸爸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，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？”她抓着母亲的手，神情相当严肃。

“这……是建国告诉你的吗？”莫母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悲哀地点头承认。

“妈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何瞒着我？”她心痛如绞地望着母亲，才一个多月不见，母亲好似苍老了许多。

“依依，就算告诉你，又有什么呢？公司的事情也是爸爸撑到最后，才告知妈妈的啊！”莫母是个贤妻良母，对于丈夫的事业完全不过问。“这几天，听说公司又再度陷入财务危机，而且严重到没有办法挽回的地步，所以你爸爸在承受不了过度刺激下，才会倒下……”“妈……”见到母亲以泪洗面、一筹莫展的哀凄状，依依咬着唇，热泪盈满眼眶。

怎么办，她该如何是好？难道她就这么束手无策？“伯母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家父之前已经跟伯父伯母保证过，他绝对不会并吞莫氏企业或将手中大半股票转手出去。你放心，莫氏企业不会就这么垮了。”陈建国安抚莫母，好言劝慰道。

“虽然莫伯父和你父亲是多年好友，但是商场上的事情没个准，就算你父亲无意并吞莫氏，其它有意收购莫氏的财团早就在旁虎视眈眈，等着收尸了。”危机再度爆发后，从各大报纸上，莫母多少对公司的事情有个大致了解。

“伯母，如果你真不放心，或者怀疑我们陈家的诚意，那么我请求你现在就答应我和依依的婚事，只要我们两家结为亲家，莫氏的危机不但可以化解，伯父也才会安心的将莫氏企业交到我手上。这么一来，不但可以保住莫氏，一直想退休的伯父也可以好好养病，安度晚年。”他的三言两语在在令依依感到愕然。

这家伙竟然当着她的面就跟母亲提亲，而且她完全不知道敬业的父亲竟然有退休的念头，每当她希望父亲不要那么劳累时，父亲总是笑着要她不要担心，喜爱工作的他要是太早退休，一定会闲出病来，她一直以为父亲说的是真的，没想到……“建国，你和依依的婚事我和莫伯父一直很乐见其成，只是我们希望尊重依依的意见，只要她点头……一切好说。”莫母的语气有些为难，他们并不是专制的父母，依依的个人意愿也是很重要。

“妈……”依依见到母亲企盼的眼神，原本拒绝的话硬是梗在喉头出不了声。她该如何是好？只要她一摇头，便断了父母亲唯一的希望，但这婚事来得突然，要她勉强自己点头，她又做不到。

“依依……”莫母和陈建国皆等着她的答案。

“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”她终究无法违背自己的心意。“我想先去医院

探望爸爸，这件事情等我考虑好了，我会尽快给你们答复。”她垂下眼帘，黯然神色下是一片混乱的思绪。她该如何是好？她的心好乱好乱。

“那么，我送你和伯母去医院。”他没有逼她。依依没有当面拒绝，早在他的意料之中，虽然身为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千金小姐，她还算挺懂事的。不然，他也不会如此积极追求她了。

一行人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车内的依依不发一语，只是静望着车窗外飘着冬雨的台中街头。

她好怀念人在日本的那段时光，和任无情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。她和他……终究是不可能了，不是吗？她该继续留恋保持对他的那份情感，还是把过去一个多月当作是一场梦？一场美丽的梦……

当天下午，无情带着简单行李来到医院。当他走到管家告知的病房号码前，正准备敲门时，却意外撞见爷爷在医院走廊上，和二位友人又说又笑，完全看不出他正受腰伤之苦。

“爷爷。”无情走上前，轻唤一声。

近一年不见，他老人家的身子看起来依然健朗，当下令他放心不少。

“无情，你来啦？”任老爷一见到宝贝孙子专程赶来，笑中有着安慰。

“爷爷，管家在电话中说你腰扭伤了，我这才赶来台湾的。可是你……”无情自觉爷爷的病况并无管家所说的严重。

“我住院是为了一年一次的健康检查，刚好腰伤的老毛病又复发，是管家太大惊小怪了。”任老爷一派悠闲地望着这个畜着过肩长发的孙子，其实是他要管家打电话到日本的，说穿了，还不是思孙之情在作祟。

“爷爷，就快过农历年了，到时大家就可聚一聚了。”他望着站在爷爷身旁的男人，总觉得好眼熟。

“无情啊，这位是莫伯伯，你还记得吗？”任老爷乘机转移话题。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他打量眼前大约五、六十岁、一身笔挺西装的微胖男人，摇头道。

“莫伯伯和你去世的父母亲是好朋友，你小时候还曾到他们家玩呢！”任老爷的笑意中有着过往回忆。

“都已经那么久的事，无情当然不记得了。”莫家老二在旁笑道。“任老爷，那么我刚才拜托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莫氏企业是我哥哥和我一手创办出来的，我真的不希望它就这么被陈家购并。就算如我哥所愿，依依顺利嫁到陈家，莫氏终究不再是独立的莫氏了，它的背后永远会有陈家的影子，我不希望事情变成那样。”“要不是陈家那个儿子挺优秀的，我无处挑剔，不然我倒希望你们家的依依可以成为我们任家的三媳妇。”任老爷笑呵呵地看着无情。

“爷爷，别开玩笑。”无情心不在焉的在一旁听着。两人口中的依依倒是和那女孩的名字相同呢，难不成在台湾这个名字很普遍？就在无情思索的同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走廊那端传来，当场令他愣在原地。“叔叔，爸爸醒了！”莫依依快步来到三人面前，当她一眼望见站在面前的任无情时，有那么瞬间，两人是瞠目相对的。

“是吗，那真太好了，我立刻过去看看！”莫家老二听见大哥终于清醒的消息，相当惊喜安慰。

“我……带你过去。”依依的声音是颤抖的，惊讶过后的神情则是黯然的。

她万万没想到，两人竟然会再次相遇……“依依啊，我不是说过你爸爸绝对不会有事的，是不是？”任老爷似乎和她相当熟识。

“嗯。”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慌乱的视线不敢面对一旁的任无情。

“那么我就先告退了，任老爷。”之后，莫家老二跟随依依的脚步前往加护病房。

“依依……”一旁的无情终于低声开口。

她的脚步顿了下，没有回头，视线不敢依恋。她装作没有听见，和叔叔一起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她的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，令无情相当难堪痛苦。

待他们消失在视线中，将两人细微动作看得二清二楚的任老爷终于开口。

“无情啊，趁自己还有机会挽回时，不要再犹豫不决、顾虑太多，有些事情是你一旦失去便再也回不来的，明白吗？”任老爷若有所思地点醒他。他这次的健康检查，特意安排在这家医院，为的就是制造机会，让无情和依依两人“不期而遇”。在得知莫依依的父亲因病入院后，他特地扯谎腰痛，才把无情从日本唤了回来。幸好，两人终于见了面，他这番苦心也就没有白费了。

“爷爷你……”无情惊讶于老人家的这番话。依他的语气，好似知道他和依依在日本所发生的事情。

“我这老头子虽然不在你们身边，还是很关心你们这五个孙子的。尤其是你，无情，这几年来，你代替死去的父母照顾弟弟、打理家中大小事情，已经够辛苦了。爷爷不希望你因为顾虑无仇、无恨，而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。”任老爷关爱的眼神、语重心长的言语，当下令他动容不已。

“爷爷……”除了这两个字，他想不出其它感动的言词。

“无恩、无怨好不容易都结了婚，愿意安定下来，令我这老头子安慰不少，如果你和依依也有好消息，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。”他叹气道。

“爷爷，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”无情一听到他的隐忧，不免好言劝道。

“谁知道呢，健康检查的结果还没出来之前，我的食欲从没好过，家中那些厨子的料理我都已经腻了。”他一语双关地边走边说。

“爷爷，这还不简单，等一下我立刻回去下厨弄几道你爱吃的小菜，送来医院给你吃。”无情搀扶着爷爷，祖孙两人边聊边走回病房。

这是近一个多月来，无情首次展露笑颜。

当莫依依在父亲病房外看见守候一旁的无情时，复杂的神情闪着惊讶和不安。

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穿著深蓝色高领毛衣、黑色牛仔裤的他，一身海洋味道的气息。

他向来喜爱蓝色，那带着忧郁的低调色彩令他心安。

依依的神色有些为难，她望着他，终究没有摇头的勇气。

“听说你父亲病了？”两人来到静谧的医院花园，在苍郁树林中漫步着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不知该如何面对他。

明明已经说服自己对他彻底死了心，为何如今看见他，一颗心却慌乱得不知该如何是好？昨天她才和陈建国一起回来台湾，以为这辈子八成不会

再见到他了，没想到今天就在医院和他不期而遇。两人似乎和医院特别有缘。

“你家的财务状况我已经听爷爷说了，对于陈家的作法，我不能苟同。”他望着一个月不见的她，复杂的情绪从心底窜起。

她俏丽的容颜显得憔悴，原本开朗自信的笑容也被忧愁取代。

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她不愿多说。她还没点头，陈家便已大肆准备她和陈建国的婚礼事宜，所谓征询她的意见，根本只是做给父母亲看的表面功夫。

“依依，你叔叔今天下午和我爷爷商谈过，爷爷决定以个人的名义资助莫氏企业，你父亲公司的财务危机已经不需要你挂心了。”他和爷爷聊了一整个下午，并得知这个好消息。

“真的？任老爷他……”依依不敢相信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。

“是你叔叔出面斡旋的。”他望着她惊喜的神情，一脸温柔。原本爷爷还在考虑，后来知道了两人尚未见光的情感后，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
“叔叔他总是替爸爸着想，不但在莫氏担任总经理，成为爸爸的得力助手，在公司财务困难的这段时间，更是无怨无悔地付出……”她的语气充满感激之意。

“我能够体谅这种兄弟之情，因为我也有两个令人尊敬的哥哥、两个可爱的弟弟。”他笑望着她，满脸柔情。

“无情……”望见他再度显现的温柔笑颜，她不禁想哭。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的招牌笑容了。

“依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”他忽然提出这要求。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她僵硬地别过头去。

过去一个月来她所受的煎熬和痛苦岂是一、两天就忘得掉的，在他没有给她任何承诺前，要她如何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尚未开始的恋情已这般辛苦，若两人有心继续经营下去，不论哪一方，都得需要很大的勇气啊！

“依依，你不信任我？”他知道她的不安及恐惧全来自那一个月的冷漠忽视。

“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我已经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。”她背对他，不知该以何种神情面对。

“嫁给我，依依。”任无情从背后拥住她，一语惊人。

“你说什么……”她难以相信地颤着声，他紧环的双手热切的传递他的温暖、他的爱意。

“这是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承诺。”他从身后亲吻她的发、她的颊。“我没有傲人的事业、金钱和权势，唯一可以给你，是百分之百的真心和呵护，如果你不觉得这样的男人太过没出息，就嫁给我……”这番简单的言辞当下令依依红了眼睛。

她从没想到他竟然会开口跟她求婚，从她第一次在那小花园前遇见他时，她的芳心就已被他温柔的笑容占据。之后几日的相处，点点滴滴、喜怒哀乐，皆被她收藏在心扉深处。如今，他竟愿意和她一起分享往后岁月的生活，他的诚意显然已经足够，他对她的爱意不似一般男人挂在嘴边，而是以生活上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她的关心和爱护，和他在一起那段时间，幸福快乐的感受便是最好的证明了。

“无情，你不再留恋过去，眷恋之前那段情感？”这是唯一令她顾虑的地方。

他摇头，已能坦然面对旧恋情的伤痕。

“她让我明白，得好好珍惜、重视我心底真正的声音，就算当年我们没有被迫分开，依照我们两人的个性，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当我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时，不甘的心态是主因，那一个月真正令我足不出户的主因并非聆子结婚的事实，而是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心底对你的那份情感，再加上聆子婚事为侧因，当下让我想好好整理一下混乱的心情。

我知道，那一个月你每天都相当痛苦……对不起……”他微微松开紧圈的双手，让自己面对她。

“无情……”他诚恳真心的每句话在在打动依依的心，湿了双眼。
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他低下头，在她唇上深深一吻。

直到天长地久……

## 终曲

任无情和莫依依闪电结婚的消息震撼了所有人。

不论是两家亲朋好友，甚至大众媒体，皆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。其中，最无法接受这事实的就属陈家了。虽然陈家对莫家近似毁约的动作感到不满，碍于任氏在商场上的权势地位及往后两家还有所合作的顾忌，陈家只能闷不吭声地吞下这口闷气。

而对依依用情颇深的陈建国当然不甘心就这么放弃，然而郎有意、妹无情，经过两、三次的抗议和沟通后，他终于也敌不过依依和无情两人的真爱，彻底放弃这段情缘。

两人在农历新年除夕当天于台中完婚后，便飞到日本，住进两人“爱的小屋”中。

所谓爱的小屋，就是当时两人第一次邂逅的豪华鬼屋。

会将新居选在旧居的隔壁，除了纪念性质外，无情的两位弟弟是主要原因。

为了婚后能够方便照顾无仇无恨两人，依依和无情可是煞费了一番苦心。当然这番苦心并没有白费，毕竟当初要不是无恨从中的暗中撮合，两人也不会有更近一步的机会了解彼此。说起来，无恨也算是媒人之一呢。

“依依，不要太累喽，如果真的撑不下去，就先去睡一会儿，我会叫醒你的。”无情温柔的嗓音忽起，唤醒陷入疯狂赶稿状态的依依。

“不行，我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，大后天就是截稿日了，我一定要撑下去……”依依黑着眼圈、咬着牙，边怨边叹地拿着G笔赶稿。

从没听过有人的新婚之夜是在赶稿中度过，这一、两个星期为了筹备婚礼及照顾父亲，她忙得没有时间画稿。现在好不容易完成婚礼，父亲的病情也已经稳定，她这才再度拾起画笔，追赶那累积下来的稿量。

照这情势来看，不但她的新婚之夜泡汤，就连她一生一次的蜜月旅行也别想成行了，她好怨啊……依依不甘心地拿着画笔奋斗，她这副又脏又累的可怕模样，没人会相信她就是刚完婚的新娘子。

“喝杯茶吧，这茶有提神祛寒的功能喔。”无情端来一杯热呼呼的茶饮，体贴细心地帮她放在随手可取的乱桌上。之后他揉揉她僵硬的肩膀，给予她

精神上的鼓励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体贴入微的贴心动作令依依相当感动，从没想过在忙得昏天暗地的赶稿过程中，会有人贴心地帮她端茶、按摩肩膀呢！这是她婚前没有想过的，嘿，果然是嫁对一个好老公了。

“我先睡了，在床上等你。”无情亲了下她的颊，若有他意的噪音当下让她酥麻了身子。

“你不用等我了……我赶稿时是没有时间睡觉的……”她的话吞吞吐吐、口不对心。

无情笑了笑，缓步从书房走向主卧房。

依依后悔死了，刚刚她说的话简直是多余的，今天是她的新婚之夜耶，她没必要敬业成这种地步吧，就算慢一天交稿，杂志还不至于开天窗啊。

和温暖的双人床相比，这一派混乱的赶稿地狱显得令人憎厌。

“不管了，你们这些画稿自求多福吧！”经过天人交战后，依依终于痛下决心，把笔一丢，乐得跑到隔壁新房…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她才不想白白浪费掉呢。比起这冷冰冰的工作台，无情温暖的怀抱显然可爱多了。

至于那些可怜的空白稿纸，只求当她明天醒来，有一堆小矮人已经帮她完稿。

